

卷三十六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續集

緇古蒙編

艇齋詩話

張漢詩話

蟹畧

雲南志略

卷三十七

揮塵錄

揮塵餘話

河源志

倦游錄

野史

琴書類集

披青雜說

卷三十八

綠珠傳

梅妃傳

楊太真外傳

重編燕百錄

吳聞錄

續軌散說

傳載

倪壽錄

說郛卷第三十六

酉陽雜俎 二十

忠志

段成式 字柯古 臨海人

高祖神勇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踰無絺兒萬又
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十八人

高祖勅字 高祖初扶床將戲筆弄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
滿紙角邊盡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 則天初誕之夕雌雄皆雌右手中指有黑毫右旋如黑子
引之長尺餘

柳圈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蠱毒

禮異

禮下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皇帝為丞相起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北朝昏禮

北朝昏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

迎夫婦家領百餘或十數人隨其奔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早集各以杖打鞞為戲

樂至有大委頓者

鞞者文云即鞞字

尺咫

月中有桂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有一人常斫之樹則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玉格

守庚申

五臟九宮十二室四支五脉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

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為根以目為尸三魂可

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

上尸青姑伐人眼中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日

玄靈又曰一居人額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

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

守庚申三尸伏

王皎一作田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室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

星月日時將亂矣為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

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寸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故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又安史平故思杖履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具編

天后時人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傳陵王崔玄暹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日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室誌之流可以觀舉止禍福也又至母垂位作禮魚施銀匙第一雙萬迴忽下階擲其匙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識辭書也遽令焚之教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而識不獲得雪時酷吏令盜夜埋盡遺識於人家經月告密積之嶧陵微萬迴則滅族矣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歿溪捨帝女子淫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隅狐狸生子曰歿南狼有子曰溪北通獾猴所育焉捨

馬屆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反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流衣食與華同川移易銅柱人海以此為識耳亦曰

馬屆

喜兆

蝦蟇見拜相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

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床見於寢堂中儀失所在

井漲拜相有物投瓦 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尺餘

鄭綱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磔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

仁西門宅避之瓦磔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坊入大室蟻子滿

堂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磔亦多翌日拜時

禍兆

枯骸行酒

姜楚公嘗遊禪定寺京兆解局甚盛及飲酒座上

一妓絕色猷孟整髮未嘗見手衆恠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
手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又禍焉

物率

塔影

蝦蟇朱景玄見鮑客

一日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

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恠術

毒蛇所噬

長壽寺僧嘗言它時在衡山村入焉毒蛇所噬須

臾而死髮解種尺餘其子曰皆老若在何處遂迎咎至乃以灰圍

其屍開四門先曰若以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皆

大怒乃取節數升禱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節蛇引一蛇以

死者頭入徑吸其吻屍漸低蛇縮而死村人乃活

語錄

擇香

處士詳畢云擇根蕪之如煎香

破虱錄 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王蕊忌角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
所惡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坐客乃竟徵虱竿以擾之予戲
撫之事作破虱錄

栽楫經

李君郭言嘗見栽楫三言木有病醋心者

酒食

三群之虫 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虫謂水居者腥肉饌
者臊草食者羶也

醫

盧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家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危暗禱之
所謂盧醫也

懸

婦人印面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燕
迹大臂已前士大夫妻多妬婢妾小不知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習水錢身 越水人習水必錢身以避蛟龍之難今南中繡面老
人蓋雕題之遺俗也

雷

油瓮梁上 元稹在江負袁州賈贗有庄新起堂上梁終畢疾風
甚雨時庄容輸油六七瓮忽雷震一声油瓮懸烈於梁上一滴不漏
其年亢旱

夢

愚者少夢 李鉉與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可見
如列由求見妻夢中身也則如夢不可以事推矣愚者少夢不
獨至人問一作聞之驢皂有少無一夢也

事感

濟水之魚 平原高苑城東有澳律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子
惠延日白馬登州之郡予中弄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
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尺廣五尺剖其腹中有一得墜水之囊
金針尚在鍾乳尽消其魚得脂數拾斛時人異之

盜俠

盜跖家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旧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

傍有盜跖冢、極高大賊盜嘗思祈焉齊天保初去數縣令丁末
與有辟賊却其部内與乃密令人豕傍伺之果有祁祀者乃執詣
縣案然之日後祀者頗絕

夷閣 或言刺客飛天野之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

人無遺齊中中有年一少諸夷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髻履屨皮際
柱烏豉捷若神鬼後建甌水於結脊下先漏至簷空一足歌身
承其漏焉觀者無不毛戴

物異

碑 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
遷魏也

梨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雨水 貞元四年雨水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玄如楨徧十餘里

廣知

五月上屋 俗諺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蛇上屋見形鬼當去

聚金 金曾經在丘冢又為釵釧漆器陶隱居謂之聚金不可合練

爨釜不沸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 無也

灶溫潤 灶無故自溫潤者赤蝦蟇名釣注居之去之則正

諸氣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嗜風氣多擊水氣多

偃石氣多力阻陰氣多癭瘦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血氣多廷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太清外術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柱桑樹鳥不敢食其實

莎

衣結治蠖蝮瘡 井口邊竹主小兒夜啼者母臥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桑薦竹節去小兒霍亂自縊死繩生

顛亂 孝子矜反溥面肝 砧垢能蝕人履底

解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足自出 酒漿無影者不

可飲 波梨千歲冰所化也 留瑤馬瑙先以自然灰

灰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瑙鬼血所化也

金剛神像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烏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
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
由取土處及塑相時偶與日夜王相相符也

語資

石 舜詞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辭不歸四字於其上白
此非道德令鑿去之

天子兄弟醉樂 玄宗常祠祭諸王寧王常夏中揮牙靴鼓所
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真跡

鬼恠 魏韋英卒妻梁氏嫁向氏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

曰阿梁卿志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

尸窆

梓棺 南陽縣人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天將軍事赤小
莖黃豆死者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若又言可用梓木為棺

話泉記

東王公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
佩雜色絰綾長六尺六寸從女九千以下多死

西王母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死一日婉矜

灶神 竈神名隗姓如美女人姓張名單字子郭大人字卿有

忌六女背名察一作專錄人罪狀大者奪紀三百日小者奪弄

弄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己丑日月出卯時上天禹中下
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神孫天帝丈夫天帝都尉天
帝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夫和君玉池夫人弄一旦吐神名壤
子也

山簫 山簫一名山臊神異經作操操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
山路一名蛟蛟一名濯肉一名熟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
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重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
能後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簫

廣動植

鵲上梁 鵲巢中必有梁雀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妹戲於後

園見二鵲操巢共啣一木如筆管長尺余安巢中衆悉不見

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杜鵑 杜鵑姑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郡

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聊其聲者生離別廝上聽其聲

不群厭之法當為犬聲應之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梅檀節流香花鷄舌葉霍膠腫陸

酉陽雜俎續集 九百

支語舉

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
數椽夏月嘗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即延餅具茗有見年十三每

令同客忍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邊馬龜訪親情丐求食言語明倍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餽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為妹倩其成衣教事自午至戌悉辨箴箠細審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為我家作新婦乎乎女笑曰身既無托願執簾井灶王申即日賃衣貫禮為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開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者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將好新婦喜極嚔言邪妻還睡復夢如初甲與

妻嚔笑呼其子及新婦患不夜應吞其尸年妙鍵乃壞門闔才開有物圓自鑿窟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哇餘骨骨及髮而

已

露筋鐸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

鳥姑嘔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此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名鳥蚊所食至晚見筋因而為名

挽歌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為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為歌以寄

哀子摯震劾禮

新禮

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後人勞俱苦歌聲

楚哀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未久矣

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代齊得石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余近讀莊子曰佛誕於所生必於其所司馬融注云佛讀日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佛誕者為人用力也

寺塔記

東禪院亦曰本塔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釋恩道書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

富樂坊趙景公寺隨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為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恠觀之不覺毛戴其書中得意處

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六對事室池、中尤如絕諦視之覺水入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手携立德行人詞粉本驗之

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尉夫王鬚壁跡如鉄有執炉天女竊眸欲語

火同坊雲化寺觀音堂中構大坊為壁設色煥絳木即武宗書不知何以稱聖畫

道政坊空應寺韓幹畫田人少時嘗為酒貫家道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或一貫酒漫遊幹嘗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為左丞相精思丹青寄其意趣乃歲與飢二萬今軟畫十餘年今寺中釋

梵天女慈齊公岐小小寺寫真也寺中有韓幹畫下生慎稱勒衣
紫袈裟右邊仰面善淦及二獅子龍入補

曼珠院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畫延下象馬人物一時之
妙也及簷前額上有觀法、疑韓混同西廊壁有列聖畫雙松
亦不循常輒

平康坊菩薩寺佛殿東西障月及諸柱上畫畫是曹廊跡旧
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曹比壁 食堂東壁上
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道勁如珠鬼
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佛殿內曹後壁面吳道玄消災善事樹石古嶮

佛殿內曹東壁綿摩變舍利弗角膝而轉

故興元鄭公尚書題此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汚元虞臂申肥置
寺碑陰服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施到起宅十余
畝工畢相酒百石列瓶瓮於兩廡引吳道玄之目謂曰檀越而我益以是
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居欣然而許事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益
三門內東間塑土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上也普賢堂本
天后梳洗堂今堂中尉池益頗有奇處四壁益相及脫皮白骨匠
意及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乱目

宣揚坊靜域寺本太穆 皇后宅禪院門內外之西大目藥叉遊
日記云王詔院益門西裏面和修吉元王有灵門內之西大目藥叉及

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又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煙可
俱西廊方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勢石脫軫甫吳
道玄同時吳以其藝逼已募人殺之

萬菩薩三門外登亦是皇甫軫跡也

睿宗聖容門院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登跡甚其鬼所批野鷄
似竟毛起庫院鬼子毋真元中李真登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
尤嘉

崇聖坊資聖寺淨土院內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登就中戰
手視之惡駭院門裏廬陵伽常學吳執吳亦綬以手訣乃登
搃持三門寺方丰吳大賞之謂人曰移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

能久乎登壁而卒中門窓間吳登高僧中三門外兩面上屈不知
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今寺中西廊北隅楊坦登近塔天女明睇將暉
圍塔院北堂有鉄觀音高叁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登
圍塔上菩薩李真登回面花草鳥邊寫畫

金剛經鳩異

大曆中大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廬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推
吏疑其寃未即具獄其人唯念金剛經其声哀切晝夜不息忽
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於前它因爭取之訊卒意藏刀
破視內有兩字行至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
具承以匿一日嫌誣之

支動

蜃身一手已壹鱗尽逆章每每月三十八則多蝦姑狀若蜈蚣膏蝦

支植

紫微比人呼為獲即達樹謂吳無皮猿不能提也比地其樹絕大有猿數夫臂者

烙中竹粥苑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花玫瑰

吳僧能改齋漫錄云按挑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佶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比鄙中行欬子將伐齊夢與利公訟弗勝公以戈繫之首墜於前跪而載之奉以走見梗揚之巫皋他日見於道與

之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欬子許佶疑此事也晁伯字談助云灵竒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嗒皋敢若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為大帝使若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乃還自中人見晁詭非也以上皆取余以最語未盡得之蓋既氏所載皆鬼神事雖欬子所夢有巫名皋而欬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魯洪枹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曆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陰將單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次為束薪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

着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乍閉氣而佳人鬼不能見也以灵知諾皋
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
明於此

繙古叢編十卷

藕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大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
船始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閔令尹喜傳老子曰真
人遊時各生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有返香生灵蓮木聞三千里
又北齊修文御覽有返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註韓詩皆
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吟疑符 胡氏漁隱叢話論揚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說乃按宋

子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右謂之吟嗤符今湜之言俚甚而殿板行
世殆類是也余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利落田漕為刻石以石
本寄公公蒼青有之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謂吟嗤符非此謂乎
余窮其源乃出於顏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
華流布醜出亦以中矣江南号为疑吟符然三書作吟嗤一作嗤
吟要以顏氏吟癡為証大抵論其文藻醜駸矜伐自粥亦不專
為刻石質之集韻吟音刀正切注賣也豈非癡自術粥之意
金錯刀 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莽更
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錢千比錢也讀漢
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

漢書記賜鄧遵金錯刀此刀也文選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
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杜詩云金錯囊從磬銀在酒易賒韓
詩云聞道松醪賤何須怯錯刀及梅聖俞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
鵝眼头若此則指為錢矣孟浩然詩云美人晴金錯織手膾
紅鮮錢照度詩何揮万朵玉如意蟬弄一声金錯刀若此則指
為刀矣詩家用之不同故分白之

騷篇取九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九歌宋玉曰九辯

玉葆表曰九壞刘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
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九辨謂九者陽之數道
之紀綱也五臣文選註亦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

二家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殯于天

言載美人于天帝也得九南九

歌以下郭景純註引歸藏開筮曰昔被九寔是為帝辨同宮之
序是為九歌故此則九歌九辨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
取諸此也况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
亦詩樂之餘派樂重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於宗
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礼所以取於九者黃鍾在子太玄以謂子
數九得非黃鍾為五音之宮欤然屈原而下寫辭規練寓諸
樂章得以感礼之心而感人意切矣

夏后開即啓也漢之時蓋避景帝諱

玉堂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也翰苑則名玉堂之
署又其後也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矣余放玉堂之

法不止漢殿也楚人蘭臺之宮亦有玉堂

宋玉風賦倘佯乎中庭北上玉堂東漢

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下作石室一曰玉堂成都志曰石室玉堂云者意其為司馬遷專石室金

匱之類蓋古者珍藏簡讀之所

天上神仙壁記之地亦名玉堂

三洞珠囊曰謝自然於金錢山仙去於金泉碑云天上有白

玉壁上列高仙其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殊書諸其下曰降世為某官

名山仙之所居之地亦有玉堂

左太仲吳都賦曰玉堂對壁託石室相距孫綽天台山賦曰珠網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

至於唐人梅詩有云白玉

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見家門戶重閉春色因何得

入來此白玉堂則如古樂府君家試易知復難忘黃金為

君門白玉為君堂上罢尊酒使作邯鄲倡非翰苑文玉堂矣則

然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器勒工名

禮記月令命上師劾切陳祭器物勒功名以攷其誠

器必著名正為祭器設晉令曰欵作漆器賣者各先移主更者名

乃得作家當溥漆着布器陳以朱題年月姓名則知至今粥髻休

器者以朱識于底自晉然也

堯韭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菜非本州

注安知其為菖蒲按元梁帝玄覽賦曰金鹽玉鼓堯韭舜菜

論此也余讀它書亦有用者如類聚載梁太子賡河南萊啓則云

堯韭朱儔姬歌非喻又以堯然對姬歌矣固曰堯韭於本州而

不知所以名之義後見與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

呈降精于庭為韭感百陰為菖蒲焉今菖蒲是也

無恙無它

古人稱無恙無它義各不同自應邵風俗通以

恙為噬虫能食人心然尔雅說文皆以夏慶釋之昔有辯為非
垂者今不贅數嘗讀顏魯公集有胡洲鳥城妙喜寺碑
云晉吳興太守何皆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遊他城說文云它
蛇也上古患它邪相問得無它乎蓋古之人築城以避他也如
此則無恙而以為虛字無他則不可為虛字也

石敢當 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
碓石買石鬼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紘如其
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余因悟民之戶舍衢陌直衝又設
石人或植片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穰之肯亦有本也

淮南子曰經于泉寓是謂高春頓手連爛石是謂下春故梁元
帝游後園詩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唐薛能詩隔
溪遙見夕陽春此淮南子也已上吳氏漫錄云余按高春二字古
人問者多矣今附益之南史陳本記云求衣昧旦食高春梁
王僧儒儀政仕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唐駱賓玉露布
破揚處賊既而照尽高春雲昏一夜柳子厚詩越絕孤城千
萬峯空齊不語坐高春李義山詩碧虛隨轉笠紅燭近高春
皆以日景為言也訂之注釋未暝時上象先春曰高春欲暝
時下悉象春曰下春豈晚日近昏之後乎

讀山海經 山海經劉漢歆典校為十八篇謂出庖廩之際禹
平洪水伯駸羽主驅禽獸命山川類州木及禹任土作貢而益壽

類物善惡者着山海經也至晉郭璞注予亦云夏后之迹靡則於將八荒之事有關於後裔亦為禹書初矣及淳熙庚子九遂初文昌定刊於池陽其跋略云山海經夏禹為之非也其間或按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翳禹之非也然屈原離騷經多摘取狄山也則言帝堯葬於陰帝嚳葬于陽且繼以文王皆葬其所說夏耕之尸也則曰陽伐夏桀于章山堯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夷父生四岳先王龍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後羿而已是周初羿亦嘗及人之定為先秦書信矣大抵如穆天子得如竹書紀年多芳恠不經之事皆以類也

艇齋詩話一

宋曾季經

字襄甫南豐人

陶詩題甲子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悅者徧淵明集燭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九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東坡於韋抑揚有德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揚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韋柳配淵明凝

式配顏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

天馬之子 老杜聞吾天子之馬走千里當作天馬之子

推錢 老杜白晝推錢高浪中攤田今攤賭也見後漢梁

冀傳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号曰為報先生春暮睡道人輕打五更

鍾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僂耳以為安穩故再廷也

韓文石鼎聯句云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

音髻西漢髻字皆作結字寫退之正用此也今人讀作結

喉非也東坡云長頸高結族蓋承誤也

東海釣客 韋蘇州集載秦詩系自稱東海釣客少遊

作啓事嘗用之蓋秦氏事也

身訓我 東坡詩云公自主人身是客奉觴登望得無愁

用東夫心是主人身是客身是字本語身猶言我也如張

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其來決死及宋彭城王義真自閔

中逃歸謂段宏曰身在此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謝

論云身家大傳若此數甚皆多皆以身為我也朝子蒼詩

云身今老病役炎瘴最憶冰盤貯蔗將亦用身字

砦溪詩話

宋黃徹

字常明
砦溪人

李杜不可齊名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美為榮力士脫靴

為勇愚觀唐宋集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執其意急

得艷詞誅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為玉樓金屋死
夾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仗滑稽傲世然東方生
不忘納諫况黃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攷全
集受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閨闈腐庸惟恐不
當人主意挾主勢駭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取也自退之為
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仗後學吞声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
邁真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有名真忝
竊也

淵明心
乎愛民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
之急於声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懼於干戈盜賊者蓋以

王室元、為懷也俗士可以識之

史傳龍稱兄弟為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云友
于皆捷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畫從武帝登北顧樓
賦詩尽受詔使就上以示其祖慨云畫定是才子番恐卿从
采文章假手于畫後每和鄉詩上輒手詔戲慨曰得無貽
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基恥二事正可對也

蟹略四身

郭索傳太玄經銳之初一日蟹之郭索後蚶黃泉測日蟹之
郭索心不一也范明叔曰郭索多足兒司馬公曰荀子曰蚶無
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用心

躁也杜詩草泥行郭索雲木約叫輒陸龜蒙詩自是揚雄
知郭索且非何胤敢饑餒黃太史詩朝泥看索郭暮鼎調
酸辛又請黃泥本自行郭索玉人為開苑李顏毛支詩沙頭
郭索車橫行豈料身歸五鼎烹陸放翁詩未嘗膾嚼噉
敢烹郭索曾裘父詩如事不知陋尔汝能令郭索到尊
前踈噤詩硯溫春鈕雨鑪腥郭索泥

郭索字介夫皮日休龍潭詩左右擁介臣橫蹤守鱗卒介
臣鱗卒四字大奇故曰介夫李方叔作趙德鱗德萬堂登品
其一日武洞清登三界朝元面下有水神來朝腰間插一蟹足
以文其滑稽稽因書于此觀者又一笑

系生乎吳令吳越江淮間孳種尤茂盛而在松林苔雪間
者雋秀特傑有聲名蓋孕氣儲精上應辰次而義翁之
登義取諸離至漢陽堆氏草太玄經獨推稱之性耿介不
受擾觸外甚剛果若奮矛甲中實柔美殊無它腸人皆
愛之稱其為無腸公子歲至西南風高霜深月峭嘉穀登
實之秋更甚得冬至采双穗以朝其宗是皆智且義者至
若風味開爽如老於騷者而亦欲樂而食之不亦愚且昧乎
惟畢茂也南之押最為知霜者陸龜蒙黃太史更能知
其可嘉相甫擊節於酒盃筆硯中其它騷人墨客固多
推讓未有如二三公之心相知者它支不日蚌曰蟬往遇美

如樂於伏耳而略不通騷者又有螟蠅輩皆六云陋荒草
茅窠人不足道矣惟介夫有稜韻有風尚庶幾於直而溫果
而粟亦一代之雄天下之奇乎贊曰畢茂也有一云右手持蟹
螯左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豈不了一生乎晉春秋曰畢
卓字茂也云：郭子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
酒池中可了一生哉

蟹原

易卦說曰離為蟹孔穎達曰取其剛在外
禮季月令曰季秋行冬令介虫為妖注曰後漢五行志曰丑
為鼈蟹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蟹之屬

大戴禮曰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蟹亦虫之一廣雅曰

蟹坻音厄也其雄曰螳其雌曰轉帶

玉篇作螳

蟹象

匡

甲

膏

臍

二螯

爪

目

無腸

心躁

香

沫

肥

性味

風味

仄行

走

朝魁

治療

治瘡

食忌

毒

蟹鄉

蟹澤

蟹洲

蟹狼

蟹穴

蟹塚

蟹窟

蟹舍

蟹具

蟹筍

蟹簾

蟹筓

蟹膏

蟹箍

蟹納

蟹釣

蟹穴

蟹尸

蟹品

洛蟹

吳蟹

越蟹

楚蟹

淮蟹

江蟹

湖蟹

潮蟹

新蟹

早蟹

老蟹

水中蟹

石蟹

活蟹

春蟹

夏蟹

秋蟹

霜蟹

毛蟹

稻蟹

冬蟹

灯蟹

大蟹

尺蟹

斤蟹

筒蟹

子蟹

紫蟹

梁蟹

蟹占

蟹宮

蟹日

蟹災

蟹食

蟹添

蟹鼠

蟹乱

蟹貢

軟蟹

貢蟹

登蟹

禁蟹

孝蟹

遺蟹

送蟹

買蟹

烹蟹

煮蟹

熟蟹

斫蟹

持蟹

把蟹

擘蟹

啖蟹

蟹饌

蟹生

洗手蟹酒蟹

蟹蜆

鹽蟹

蟹鮓

蟹美

精蟹

糖蟹

蟹葢

蟹黃

蟹餠

蟹包

蟹飯

蟹譜

蝟蚌

蟪

彭蜺

彭蠡

擁劍

桀步

蝟

蚘

蚘普流切

蝟

方布切 有以水切

海蟹

紅蟹

母蟹

赤蟹

江蟹

沙蟹

水蟹

彪蟹

石蟹

蟹雅

蟹圖

蟹琴聲

蟹眼茶湯

蟹杯

已上諸類各有典故 若要其詳考諸全集

蟹志

陸龜蒙蟹志云蟹水族之微其為虫也有藉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勤孝等篇考於易象為

介類而龜鱉剛則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欵參於樂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志則未聞也唯左氏記其為灾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引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叉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蕙以朝其魁然後从其所之蚤夜感涕指江而奔漁者諱肖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其江之道焉然後接接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又於江則形質寢大於旧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亦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執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如而之江海自微而務着不近於智邪今之孝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

揚氏之道知或之又不及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友出於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忘其蟹

蟹賦

松江蟹舍賦 似孫

蟹詩

蟹寄魯望 皮日休 龍共美寄蟹 陸龜蒙 客惠吳蟹 宋祁

吳正仲遺活蟹 梅先臣 釣蟹 梅先臣 食蟹 黃廷堅

謝何十三送蟹 同上 借荅送蟹韻戲小何 同上 代二鰲蟹朝 同上

又借前韻 同上 鄂渚絕無蟹 同上 食蟹 張耒

寄文剛求蟹 同上 次韻送糟蟹 王履道 唐判官寄螃蟹 毛友

食蟹 韓駒 謝送糟蟹 同上 食蟹 謝右樂

食蟹 李商老 詠蟹 陳與義 糟蟹 魯幾

錢仲修餉新蟹 同上 趙嘉父致松江蟹 以下十三篇 似孫

雲南志略 四身并附錄 元李京 字景山河間人

雲南總叙

雲南道通國史

雲南上世無可稽攷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遺莊驕畧地巴黔伐夜郎植梓柯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北不得歸遂畝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楚道通西

南夷元狩元年使呂越人等求身毒國志滇王留使者
四歲口言滇大國滇今中慶是也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
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佳門邵後諷滇
王入朝不听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為益州
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平之明帝永
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張翕討之凌澗滄江置永昌郡
以廣漢鄭純為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佳門及諸部皆應
之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
乞降喬厚加尉綈奏長史犴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余人皆
斬之三十六部聞之悉來內

諸葛亮征南 附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征南聞猛獲臧
為夷漢所服暮生致之凡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及矣諸部悉平亮即其渠師而用之或以縛亮曰君留
外人則當留兵則無糧加以夷新傷破父兄喪留外人而無
兵又成禍患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紀綱沮定夷漢祖安於
又悉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牛馬以給軍國之
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及晉武帝以天水李毅為南蠻校尉統
五十八部毅寧卒州夷叛救授莫至毅女秀明達有父風
重推秀領寧州事嬰城固守城中糧盡掘鼠而食伺
夷稍怠輒取擊之終得保完

爨人之名始初 今有廟在晉寧州武帝時以爨深吳為
古太守今曲靖也爨人之名始此永平中以陳昱達為益州
都督昱達一目夷人慢之昱達遺僕責其租稅獠師曰兩
目刺史尚不能調况一目耶遂殺其僕昱達分遺將師声
言出獵夜往龍表之無少長尽殺之蛮夷震服梁帝大同三
年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先是蜀乱建寧越雋之地累朝不
能有志紀開越雋通建寧貢獻万物十倍前人以瓚為南
寧州刺史隨開皇中以史万歲南征蛮夷皆降師还復叛
蜀王秀奏万歲貪賂致生边患万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為西寧
州刺史諸酋相率以金遺毗何為今將此来要杀我耶
毗置金座側帝之慟哭曰此物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

一無所取蛮酋大悅唐武德元年以爨弘達為崑州刺史
開元中以鬼主爨暹王為寧州都督初蛮酋張氏氏仁果
時當漢未居蒙舍川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漢語

雲南建國
稱王始初

國君也傳三十三主至樂進求為蒙氏所滅蒙氏

名細奴羅城蒙舍之危於面而都之号國大蒙自称奇王
雲南建國稱王始此唐貞觀三年也在位二十一年子羅晟
立是為吳宗王始用三軍景雲元年御史李智知古請兵
代南詔臣伏知古增置郡縣而重賦之諸部皆叛殺
之古以其尸祭天羅晟在位三十七年子晟羅皮立是為
太宗王始得意于六詔蒙氏居蒙舍川号蒙舍詔施望

欠據石和成号施狼詔豐咩鄧朕川号鄧朕郡豐時據浪
穹号浪穹詔波衝披越訐川号末步詔輔源羅披越雋
号蒙雋詔是為六詔開元二年遺其相建張成入朝玄
宗厚礼之賜浮屠像雲南始有佛書在

雲南始有佛書 位三十七年子皮羅閣立賂節度使
王昱求六合詔 朝廷从之封大酋師越国公雲南王賜名
歸義尽有雲之地自是以後不可復制在衛五年禪其子
閣羅鳳是為武王改元曰建

雲南改元始此 鍾雲南改元始此閣羅鳳妻女嘗謁都
督張虔陀皆通之具多都求乞閣羅鳳不勝其忿遂發

兵反攻陷姚州殺虔陀唐以劔南節度使鮮於仲通將兵八
万討之蒙使行成弗許及戰仲通大敗僅以身免閣羅鳳
乃結之吐蕃刻石于危尾闕明其不得已叛唐之義天宝十三
載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万致討閣羅鳳羅誘之全軍以沒
唐益發兵竟不克前後死者二十余萬人在位二十年禪其
子鳳伽異自号主父居太和城鳳伽異立是為悼惠王改
元長壽從都鄯闡在位十一年子異暉尋立是為孝桓
王改元建龍制清平官已下十司給服祿徒都且洋城
封點蒼山為中嶽遺烏蛮鬼主夢衝苴來朝復臣于唐
與劔南節度使偉奉連兵討吐蕃大破之取鉄橋等一十

五城在位三十年子尋閻券立是為孝惠王改元應道在位
二年子券龍成立是為幽王改元龍興淫虐不道弄棟節
度仗蒙苴顛弒之在位伍年弟券利是立為靖王改元全義
在位八年弟券豐佑立是為城昭王改元保和又改天啓唐太
和三年蛮有李書子弟在城都者尽得蜀之虛實遣清平
官蒙直顛大率入寇取攻戎雋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百工數
万人南歸在位三十六年子世隆立始僭帝号改元建極清平
官董成入朝于唐受敵国礼而还九年遣揚首慶歸所俘
三十人唐殺首慶十年世隆自將侵蜀遂破成都自是大渡
河以南尽屬蒙矣在位十八年殂于越雋門謚景莊子法克

立改元真明嬖崑崙女失道豎人揚定趙登弒之在位二十年
子舜化立改元中兵在位三年布燮鄭買嗣篡之因滅蒙氏自
細奴羅至舜化共十三主合二百四十七年即唐光二年也買
嗣唐西瀘今鄭回之後閻羅鳳陷雋州得回以清平官迁
侍中至買嗣漸晟竟至于暮買嗣易名录国号大長和改
元安国在位九年子仁旻立凡五改元曰孝治天瑞安和真佑
初立在位十八年侍中趙善政篡之善政立国号興元改元應
天歷二年劔川節度仗揚干真殺之干真国号義寧改
元曰光聖曰皇吳曰大明曰昇新曰建国凡九年通海節度
使攻思平城滅之時晋天福三年思平蒙清平官忠国六世

孫布燮保隆之子國号大理改元文德都苴芋城在位八年号
太祖先帝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克蜀欽因取雲南太祖
正之曰德化所極蛮夷自服何在用兵於是開邊之費勞息
矣子思英立改元文經在位一年遜位為僧思平母弟忠謂
立改元主治在位五年謚文武先皇子思聰立改元明德又
改廣浙聖德在位十七年子乘廉立改元明啓在位十三年
乘英之孫乘隆立改元明通在位五年遜位為僧乘廉之
子乘真立改元正治在位一十六年乘英孫乘興立改元聖
明在位三年思平五世孫思廉立改元曰保安太安正德保
德正位三十年子廉義立改元上德在位七年遇弒思平五

世孫暉壽立改元上明在位一年思廉之孫正明立改元保定
建安天佑在位十六年遜位于鄩闡岳牧高泰、昇、改元上
治國号大中歷二年殂子孫不敢繼後歸段氏政明之子政
淳立改元天授明開大政文安在位十三年子政嚴立改元日
新文治永嘉天保廣運在位四十年子政興立改元永真天
保龍興盛明建德在位二十六年子政智立改元利真盛德嘉
令元亨安定在位二十九年子智廉立改元鳳歷元壽在位
六年子智祥立改元天開天輔仁壽在位三十四年子祥興立
改元道隆在位十六年子興智立改元天定是歲壬子越明
年欽遇我 查祖皇帝由吐蕃麗江入興智率國出奔至

鄯闡被擒段氏自思平智至與智

國朝乎雲南 共二十二主合三百一十六年甲寅春 大駕

東還命大將兀良吉歹專行征伐三十七部及金齒交趾華
皆內附雲南悉平兀良吉歹回師之後委任非人政令屢變
天庭高遠不相聞知邊鄙之民往復叛逆至元甲戌以
平章政事賽天赤行省雲南下車之日立州縣均賦役
興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汙濫明賞罰恤孤貧秉政六
年民情丕變舊政一新而民不知擾及薨之日遙近聞知
如喪父母于時公于內庭眷顧甚重凡屬賊除報及南方
便宜無不俞允而公亦開誠布公寬大廉簡故能上下感

戴声名洋溢後之繼者虽有善政莫能及也嗚呼雲南於古
為蠻獠之域秦漢以來雖略通道然不過發一時軍遺一使
者以鎮遏其相殘慰喻其初懇而已所任得人則乞憐効
順任非其人則相率以叛羈縻苟且以既旦于唐王師屢
覆而南詔始盛矣天宝以後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擾
羸而鄭趙楊氏亦復據宋與分於遼下未遑遠略故蒙段二
姓南唐宋相終始天運復興文軌混一欽惟世祖皇帝天戈一
指尺六韶之地皆為郡縣迄今吏治文化侷於中州非
聖化溥何以臻此而與他夙物未至絕錄實為缺典今撮
其古今興廢其人物山川等類為一編甚惧未能周知悉覽

然其大略亦足以提挈一方之要領云

諸夷風俗

白人有姓氏漢武帝開犍天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屬縣是也
中故慶楚威大理 永昌皆犍人今轉為白人矣唐太和中蒙民
取印我舊門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技教万人南歸云南有慕
組文綉自此始白人語着衣曰衣、喫飯曰咽羨茹樵採曰折
薪帛曰幕酒曰尊鞍占曰悼泥墻曰博垣如此之類甚多則
白人之為犍人明矣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漁人蒲笠七丈編
竹為之覆以黑毡親旧虫久別無拜跪惟取次工以為男子披
毡推髻婦人不施脂粉酥澤其髮以青紗粉分編繞有盤繫

裹以攢頂黑巾耳金環象牙纏背衣綉方幅以半身細毡為上服
如子孀婦出入無禁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遊或吹笙或作
歌曲声韻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後成婚居室多為圓
簷如殿制食貴生如猪牛鷄魚皆以醢之和以蒜泥如食每歲以
臘月二十四日祭祖如中州上塚之禮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火
炬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燒為戲謂之驅禳佛教甚盛戒
律精嚴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
讀佛書少有知六經者段氏而上選官置吏皆出此輩民俗
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鍾鼓恭礼少長手不釋念
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諸種蛮夷剛復嗜殺骨肉之間一言

不合則白刃相刺不知事神佛若梟獍然唯曰人事佛甚謹故
殺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設其於異俗亦自有益其俊綉者頗
能書有晉人筆意蠻吏云保和中遣張志成奉書於唐故
雲南王義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後分置謝府詔所在立
文廟蠻自為漢佛市井謂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文易
用其子俗呼作貳以一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廟五苗為索人
死俗屍束縛令坐棺如方櫃擊銅鼓作喪送山以剪髮為孝
哭声如歌而不哀况焚瓶甚其骨而葬冬夏無寒暑四時花
卉不絕多水田謂五畝為一双山水明秀亞於江南麻麥蔬果
頗同中國其称呼国主曰暎信太子曰垣綽諸王曰信宜相国
曰布燮文字之賤曰清平官其貴人被服近年蠻畧从漢制
其他亦自如也

羅：即烏蠻也男子椎髻摘去鬚髯或髡其髮左右佩双
刀喜聞好殺父子昆弟之間一言不相合則兵刃相接以輕死
為勇馬貴折尾鞍無韃刻木為鐙狀如魚口撒容足指婦人
披髮衣黑布衣貴者錦緣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並足橫
坐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過膝男女無貴賤皆披
毡跣足手面經年不洗夫婦之礼昼不相見夜則同寢子生
未十歲不得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蠻貴床無裯褥相花鋪
地唯一毡一席而已嫁娶尚舊家無可匹者方許別娶有疾

不識醫藥惟用男巫号日大奚婆以鷄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
須不可闕事無巨細皆決之凡娶婦必先与奚婆通次則諸房
昆弟皆舞之謂之和睦後方有其夫成婚昆弟有一人不知此
者則為不義及相為惡正妻曰耐德非德所生不得繼父之位
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未及娶死者則為娶妻諸人皆得乱所生
則為已死之人男女如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為酋長婦人無
女侍惟男子十数奉左右皆私之有酋長死以豹皮裹尸而焚
葬其骨肉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宝耦人臧之高樓盜取隣境
貴人之首以祭而不得則不能祭祀時親戚畢至宰殺牛
羊動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每歲已以膾月為春節堅長

竿橫設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五相起落為戲多養義士名首
可厚贍之遇戰聞視死如歸善造堅甲利刃有價直数十萬
者標槍勁弩置毒矢未沾血立死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
嵩皆此類也按今陸涼州有爨府牌載爨蛮楚令尹子文之後
受姓班氏西漢末食河南爨邑因以為氏為鎮蛮校尉寧州刺
史晋城帝以爨深為吳古太守自後爨瓚爨震相繼不絕唐
開元初以爨暹王為南寧州都督理石城郡即今曲靖也爨人
之名原此然今日白人為白爨羅、為黑爨守復託為才矣大
德六年冬京從晚、平章越嵩之殺親見射死一人有尾長三
寸許詢之士人謂此等間或有之年老往、化為虎去金齒百

夷記識無文字刻木為約酋長死非其子孫自立者束共擊之
男子文身髭鬚須鬢眉睫以赤白土傅面綵繒束髮衣赤黑衣
躡綉履帶鏡呼痛之声曰阿也韋絕類中國優人不事稼
穡唯護養小兒天室中隨爨婦王入朝于唐今之爨弄實原
于此婦人去眉睫不施脂粉髮分兩髻衣文錦衣聯綴珂貝
為飾及方農事勤苦不輟及產方得少暇既即產抱子浴
於江滸付其父動作故至於鷄亦鳴卵則雉伏之風土下濕上
熱多起竹樓居瀨江一日十浴父母昆弟慚恥不拘有疾不服藥
惟以姜鹽注鼻中擯柳蛤灰茯苓葉奉賓客少多牛雜羈
無統畧有讐隙互相戕賊遇破敵斬首置於樓下軍校畢

集結束甚戕髻插雉尾執兵戈統俘馘而舞仍殺鷄祭之使巫
祝之日尔酋長人民速來歸我祭畢論功名賞罰飲酒作樂而
罷攻城破柵不殺其至全家逐去不然囚之至死嫁娶不事宗
族不重處女淫亂同狗彘女子紅帕首余髮下垂未嫁而死所
通之男人持一幅相送幡至百者為絕美父母哭曰女愛者中何
期天邪交易五日一集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毡
布茶鹽互相貿易地多桑柘四時皆蠶金裘兩箇謂之金
箇蠻漆其箇者謂之漆箇蠻文其面者謂之綉面蠻綉其
足者謂之花脚蠻彩繒前撮其髮者謂之花脚蠻西南之
蠻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風俗大槩相同

末安蛮在大理北與吐蕃接界臨金沙江地涼多羊馬及鹿麝
香名鉄依江附陰酋寨星列不相統攝善戰喜獵挾短刀
以碑磔為飭少不知意鳴鉦鼓相讐殺兩家婦人中間和解
之乃罷婦人披毡皂衣跣足風鬟高髻女子剪髮齊眉以
毛繩為裙裸霜不以為耻既嫁則易之淫亂無禁忌不思神
佛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極罷潔男女動百數各執其手圍
旋歌舞以為樂裕甚儉約飲食踈薄一歲之糧圓糧已半實糧也
貧家盪外不知別味有力者尊敬官長每歲冬自宰殺牛
羊競相邀請無虛日一客不至則為深耻人死則行竹篲
舁至山下無棺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別焚
之其餘頗南鳥蛮同

土獠蛮叙州南鳥蒙北皆是南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
齒然後婚娶猪牛同室而居無七筋手搏飯而食足踏
高橈上下山坡如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撐皮為冠耳墜大
双環衣黑布衣項帶鎖牌以為飾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
猴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於千仞巔岩之上以先墜者為吉
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谷懸於竹棚之下日旋搗而食
多以採荔枝販茶為業云耳
野蛮在尋傳以西散居岩谷無衣服以木皮蔽軀形完醜
惡男少女多一夫有十數妻者持木弓以侵暴不事農畝

入山林采草及動物而食，無罟罟^以芭蕉葉藉之，幹泥蛭在
臨安西南五百里，巢居山林，使用極險，家有積具，以一百二十
索為一窖，夜之地中將死，則囑之子曰：武平曰：臧若干，汝可取
幾處，余者勿動，我來生用之，其愚如此。
蒲蚩一名撲子，蚩在瀾滄江迤西，性勇健，專為盜賊，騎馬
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頸皆露，善用槍，弩，弩首挿雉尾，馳
突如飛。

說浮卷第三十七

揮塵錄

三錄共十八言

宋明清王

字仲言汝陰人

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帝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語內
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邪？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上曰：庸以
遺虜主左右，皆曰：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
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乎萬歲。

欲封夫子為帝

北齊顯祖高祥，晉陽公李元，中南有竟

陵王肖子良，隨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
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為至聖。熙寧
中，欲知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

諸君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以其議

避諱見姓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子而更其意者勿濤足也加金字者鈎先祖是也加絲字者約訪是也加草頭者荀諶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為句尤者如淵是也絲是拆為數家累世之後昏淵將不腹別文潞公自云敬揮之後以因初與祖諱如改今有荀氏子孫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子南北失於相照每此相類

治尤之誤 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先聖亞克公而居鄒公之上故迂鄒于克之次靜康初詔點荆公但昇塑相不復擬鄒

公于旧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克鄒並列而虛右虽後來重見者奉皆泐龍衣而不竟能革也

古印章 亡文薛叔器家有閩外侯印甚奇古後放之魏廷

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有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為新遷也又友人家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秋甚早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嘗撫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付身省形見 本庙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付身不惟着歲數無詭形兒如雲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鬚大眼

面有若干猿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瘕痕之類以防為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攷乃知舊制不為無意也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着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詳畧其間一條云旧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衣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室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多

矣或謂天河濊湧

葛洪潮說

亦云地機翁張

見洞真正一經

盧肇以日激

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捷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

謂僧應

折本大梁月行而水大

見讀叔蒙濤至

石殊派異無所邊公索

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

蒲郡廉州沿治難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息平思州位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朝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朝夕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寃之消息消息進退十年用心頗有集的大率元氣嚔吸天隨氣而漲歛溟激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而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而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輝朏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

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又應之辰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星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沒又尽矣或逢連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時期矣或問曰四朝平海來皆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楮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岸逼則東瑛自定海縣名屬四明郡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隸四名

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波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濶二百余里故海商船舶怖於上潭水中沙為潭徒漢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垣泛隔礙洪波颺過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以生惟浙江水自洎明徑朝暹乾未己未濁浪推滯後水溢未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起故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又謂機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為廣東提點刑獄逐取兩朝史燕公傳觀之

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未有云嘗着海朝論海潮面
并行於世則知為燕無疑

降王旧臣修書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群臣或宣怨

言太宗尽收用之真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
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卷帙厚廩祿贍給以後其心多卒
老於文字之間云

帝學權輿

仁帝即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

索多知謀分命儒臣屬章靖元孫宣公晚宋宣獻綬等
采摭歷代君臣事跡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
朝宝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杖為鹵簿面三十卷

詔翰林侍詔高克明等論益之極為精妙叙事於左今傳姆輩
日久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版于禁中元豐未折宗以九歲登
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聖列皇后者亦畝取版摹印做此
為帝季之權輿分賜近臣及館閣

赤脚仙人

章懿李后初在則微事章獻明肅章聖過閣

中欲盟手右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南之言後奏昨夕
忽望一羽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
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臨幼年
每穿履襪即函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為赤脚
仙人蓋古之德道李君也

高宗臥處龍現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周於酒倦甚小偈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印返驚鄂默然內侍請于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蛇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嘆卷久之云此天禽也繇是異侍焉

慎刑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生路有至夜多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州頤浩再拜贊即以上旨諭之

溫公得人心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以即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於移弟市人登樹升

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蔡元長南廷 蔡元長既南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

刑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未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之類問之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為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去四千里外無家如今風落向天涯夢倒瑤池闕下玉殿吾回命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恋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

人呂川卞老據多苑土之九江有 碑上舜刻黨人碑

碑上李仲寧刻字甚上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佑黨藉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少人家貧寡止因開蘇內翰黃孝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才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

蘇叔黨崇寧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萬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豪者同一小轎至傳聖旨詔宣亟令車黨叔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則約行十數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

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項青玉魁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初為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画窠石邊有素壁頷頰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不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度所歷何以但歸耒如夢復如痴也

揮塵餘話 二司

永昌陵

永昌陵吉司命大監苗昌裔往相地西落既覆土昌裔依董後內侍王繼思登山巔周覽形勢謂繼息云太

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息點識之太宗大慚繼公乃南叅知政事
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閔謀立太祖之孫惟吉
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為上宰鎖繼息而迎其宗于南衙即
帝位繼息等尋悉誅竄前人已嘗記之熙寧中昌齡之孫
逢登進士第以能擅賦名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察九河合
為一者是也途索聞其家語有方士李士寧醫官刘育熒或
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寧末趙子崧守
陳州子崧在邨中剽竊此說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南
門人傳亮等歃血為盟以甜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
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華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

皇惧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莫中
吳後亟欲大用會南大將卒道爭功道宗德其繳進之詔置
獄京口寃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
子崧于領外此余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刘歆揚名以應符讖
何以異哉豈知接千歲之統帝王自有真邪

符兆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度水塘至
肅山有列拜于道側者揭某前云宗室趙不襄以下起居上
大喜顧左右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焉詔不襄進秩三等是行
虽涉往返然天下有此大定矣不襄即善後知父此與太宗
征何東宋捷之祥了也是而邊御舟楫上又有趙立畢勝之讖

孝宗降誕 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藉嘗為衫青
間官虞後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
為回祿亟入覩之云趙縣丞之室也色身得雄是誕育孝宗
也浩之子擇令為医官家于縣橋之西可質為
紹興壬子詔知太宗政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号
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為一肥一癯迺肥
而遣癯賜銀叁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迺令
二人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者之上曰此猫偶尔而
过何為蹶踴之輕易如此安能重任邪遂留癯者而遂
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多伯浩後終於温州監

蔡元長所还太清樓特燕記既列于前又得 保和殿曲燕延
福宮曲燕二記今復載於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詔臣
蔡京臣王黼臣越王候臣燕王是臣嘉王楷臣童貫臣嗣濮
王仲忽臣馮煦載臣蔡悠燕保和殿臣蔡條臣蔡翃臣蔡條
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醪醴架至大寧閣登層臺
林霄騫風垂雲亭景物前林木蔽蔭加至勝始至和殿三盃
盈七十架兩俠閣無綵繪飭多落成於八月而有高竹崇檜
已森然簷櫺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玉玩於石屏昇
器玉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石曰日宣道家
金積玉夜之書南神霄諸天隱文陟前行稽古閣有宣王

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
護於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盤孟漢晉隋唐書
畫多不知識駭見上親指示為言其槩依玉林軒過宣和殿
列岫軒天真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
於昔見過翠翹燕閣諸處茶全真閣上親御繫注湯出乳
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畧君臣夫等為臣下烹調震
惶悸怖豈敢啜上曰可少休乃出瑤林殿中使馮皓傳旨留
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显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
午有陰息許臣凡而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
樂作坐間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

分賜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真軒在保何西南廡即安妃妝閣命
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
臣即顯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偉方是時人自
謂得見妃矣既而但盃像卦西垣臣即以謝奏曰玉真軒藍
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
應真須臾中使呂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况
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
大笑妃素妝無殊玉飭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謝妃
荅拜臣人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
大師臣奏曰禮無不荅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賜

以進再坐徹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徹
酬勸交錯臣奏曰陛下樂于人同不間交早日且暮又勸聖
躬不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筭臣又奏曰樂奏
續粉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角街
枉接慇懃之勸道日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
示後世知今日燕樂非酒食已而夜漏已二鼓五筭車前奏
巧墨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燕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
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孝士承旨臣李邦
彥孝士臣宇文粹中命示異思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
如外建賜宴之禮然器用敬品壞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

執樂和音曼声变合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上遣殿
中監蔡竹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
味果實有餘自當携歸酒五行以碧玉醖宣諭侍宴諸臣云
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憇于殿門之東廡脫
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
設衢尊釣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天下
民同樂之息後太平之盛事次詣穆清殿後入崆峒洞天
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日琴棋書畫茶舟
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
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生小案玉笋玳異如海

陸羞昂又旬宵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蹤觀上語宝和殿李士蔡備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說旬諄諭再三次詣平成殿鳳竹龍灯燦然如昼奇偉万状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繫沸少頃白浮乳盞面如踈星澹月碩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命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躑能有余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尽是嬪御自来翰林不曾有此集自鄉守始又曰翰林至誰修大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秀上顧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尺載此事此臣等榮遇臣彥邦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醕復碩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持進夜分而罷

半楚樓 張邦昌僭位国号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既低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飯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觀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尽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觀三字長歎就縊

秦嬖 秦嬖本王映之孽子映妻鄭氏達夫人之女媵繇婦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妬嬖既誕即逐其所生以嬖為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拘比去夫婦偕行独力由嬖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豐父家豐父子時驕而傲每陵侮之其後會

之用其親黨遍跡要途獨時每以叅議官知之

河源志一卷全

元潘昂霄

延祐乙卯春

聖天子以四海方圉之廣軫念庶民艱慮罔

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陽德心戚休與替之清滂揚激
之畿甸必迓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照前翰林李士承旨臣
闕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霄承命
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閱已公百語昂霄余
嘗從余兄榮祿公都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
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元初十七年歲在庚
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導知之自積石矣漢唐
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蕃賈
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求後

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番汝諧
授金虎符招討使以行是歲四月至河洲：東六十里有寧
河駟：西南五十六里山曰殺馬閑林叢穹隘譯言忝石合
班戲是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邊愈高四閱月約至四五千里
始抵河源冬還番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
處都元部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公：師悉資內地造航
為艘六十城傳指工物完閤出駟聞適相敵征昆哥藏不
回力阻遂止異歲兄都突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
車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
勝人跡逼觀弗克勞履高山下眎粲若列星以故名火墩

兒火墩譯言星宿也群奔流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河刺
恆兒自西祖東連屬天陞廣輪馬行一日程連遷東驚成川
弓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赤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來
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姓名
黃河然水清人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翰論譯
言九度通廣五七里馬亦可度又四日程渾濁土人拖革囊
乘騎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繼
足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矣朶甘思東北
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
即崑崙也山復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求時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至地名闊即提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吟刺別里赤見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通西人簡少多処山南山皆不穿凌水亦散漫獸有髦野馬狼狽羆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侯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貢河也又兩日程地水過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北行轉西至崑崙二日程連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竹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又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至司土蕃苻処宣慰司所轄又四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

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姚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下度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府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头莫知記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又赤里也漢張賽使絕域羈縻拘難厄百羅歷大苑月教苻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為窮河源烏能觀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合葱嶺河注蒲類海流沃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碛又有河為天河通尋源得織女

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出嵩高五万里閭風玄圃積璠華
蓋仙人所居又何邪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洪濟梁南二千
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
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上稱河源其間云因
家敬天威巨天所復肅無間海內外冠帶万国罔非臣妾視
漢唐為足訝古窮河源去万里若步閨闈喜盛典也不可
不志因志之都突族女真蒲蔡氏統烏思藏哈既招討都
元帥凡三百至土蕃闕出今除甘肅行者參知政事是歲
八月初吉翰侍讀李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
霄謹述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
傳聞異詞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敷薨之水而流注于沕澤
出于崑崙之東北敞突惟河源而水經載阿出崑崙涇二千余
里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阿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
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釋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太山上有六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
崑崙山在臨羗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
河源所有異同况世殘代異名地亦異終究有之者哉
太祖皇帝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征西夏取甘肅葑城秋取西
涼附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

固已歸我職方氏矣

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即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闔封疆四万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者出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者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建昌^世祖皇帝功成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群河源故翰林侍講李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派而作斯志乃知吏昆侖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盍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考而傳信焉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字翽能不墜其先業增

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未吾將刊是書行於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李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倦游錄 八身

宋張師正

唐陵無碑 唐諸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余尺螭首龜趺滌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

子孝妻義 劉潛以淄州賊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旬客飲驛亭左右振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号而卒時人傷之日子死于孝妻死于義之美併集其家

皂屏養目 凡視五色皆損日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

江南日中本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障造舟賜号元豐元年春命安燾陳陸二季士使高麗刺明造万斛舡二隻仍賜号一為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為盧飛順濟神舟令御本院勒字明州造碑

溫泉碑 安經華清宮溫泉碑唐太宗撰并本飛白真觀二字于額天聖初自冀壤中發出之再加刊而立於小亭

苑中獅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怙職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嘆曰彼獸也給肉乃尔吾輩忝預郎曹日不过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分耶被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善謏 有善謏者熙寧中曾以先光祿卿荐字番禺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做軀日益安健惟異早就木翼得丞相一埋銘度幾名付椎文不磨滅於後也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季衣冠故敝夙皂寢漏港始來應奉魏之季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解啓曰三年于此中人悲誦於毛坐一軍皆驚大將果歸而韓信又董諸郎中慙其窮嘗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度濡涸輒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啓細於董曰魯薦高飛謂聊域之又下秦都不割懷道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先兆 治平三年丙午十月十八日自英宗不豫罷朝外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兩番在館民間私相語云上已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余親聞里嫗女掩耳而逝時上虽大慚八日早猶召生竒入眡是日北客方出舒果呼班宣疑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語何不祥也

識石 福寧殿御座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丈余得一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書院拉攏有曉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甲酉汴都不守神宗以丁未即位再涉甲酉年無他事不知其何祥也

玉玺 紹聖五年春永興軍田夫段義耕得玉玺上于尚書禮部以為秦之傳國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允昌詔與禮部翰林祕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圓貳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背白而地紅也字畧乃虫篆

禁中尼道 禁中尼后及兩宮各有尼并女冠各七人還入諸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於上之道守佛閣前贊念道上燒香佛道各兩拜又道守下殿燒天

香鞦又道守之殿門後殿出視朝方退應諸閣分欵請尼道看經者皆此輩每半年或數月一歸元寺觀折洗本位使臣隨住五七日還

凡諸調弄諸家譜錄盡分三古若以琴道之始則伏羲為上古明矣今並取自克制神人暢等諸曲為上古秦始制詠道德為中古蔡邕制遊春等五弄為下古先賢既分今亦列之于左

神人暢克制

思親操

耕歷山

五老彈

並舜制又云舜為五弦歌南風之詩即是此曲今為之南薰也

襄陵操

禹治明制水也

禹上會稽禹制探方穴也

克商操

武伐紂也

離夏操

思士操

王受命

伎山操

拘幽操

千金操

並文王制

越王操

周公制

神鳳操

成王制

傷殷操

微子制

離拘操

箕子吟

並箕子制

采微操

伯夷制

箕山操

許田制

文王操

師襄制

履霜操

尹伯奇制

歡樂樹

將歸操

龜山操

倚闌操

獲麟操

畏匡操

厄於陳

閑居樂

東武太山

已上三弄并仲尼作

風操

悲風

憶顏回

望仙操

懷陵操

水仙操

仙道操

出澗泉

石上流泉

三峽流泉

流水

已上并伯牙作

別鶴操 商陵穆子作

朝飛操 牧犢子作

殘形操

梁甫吟

白雪 并魯子作

鹿鳴 周人作

駙虞 邵閩虞人作

鵲巢 邵女作

伐檀 魏女作

伯姬引 魯保母作 走馬引

正女引 衛女作

田歸引 同上

列女引 班姬作

霹靂引 楚高行制

子胥吟 伍子胥制

北鄙操 子路作

南音操 鍾義作

湘妃怨 女英作

三樂 榮成期作

鳳歸林 美門先生作

楚光明 楚臣白光明作

楚妃嘆息為作

沉湘怨 屈原妻作

風入松 雍門作

易水

幽蘭

右並上古琴弄名

詠道德 始王制

秦浴口 同上

秦琴姬 秦姬製

列韓王 聶政作

野老傾盃

稽康索酒

羽客啣盃

竹虫子

登壠望秦

梁父怨

大風起 漢祖制

拔山操 項王作

采芝操 晁若作

王昭君 明妃作

八公操 淮南王作

文君弄

楚引 龍丘高作

將軍歌 霍去病作

董桃歌 後漢制

五調声 相如制

長樂声 胡云作

武溪深 馬授作

双燕离巢

処女吟

鷓鴣吟

遠遊吟

招来吟

胡茄吟

千里吟

延寿吟

黃老吟
五香吟
飛龍引

走馬引
枯魚引
篋篋引

梁甫引
大椎引
東武引

白頭吟
青箱引
猛虎行

從軍行
堂上行
燕歌行

君子行
姤婦行
秋胡行

豫章行
長安行
浴湯道

飛天白鶴
平陵道
度危道
度崐山

遊春
右並中古琴弄名
坐愁

祿水
幽居

秋思此五曲蔡邕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住山東常有人遊因
成遊春曲南有祿澗泓流因成祿水中者即先生之居深遍成
幽室北即高岩峻極猿鳥声因成坐愁西即夙肖軀而生因成
秋思

唐陵散 稽康作 蜀明君 劉備制

鳥夜啼 王羲為文帝所徵家人大成間鳥啼憂思成曲

失女怨
十仙遊
郢客歸思

楚歌行
楚客吟 秋風
秋夜聞猿

清霄秋竹悲
燕初歸
玄鶴唳

仙鶴舞
寒松操
仙人勸酒

歸山樂

野老傾盃

稽康索酒

羽客啣盃

草虫子

登壇望秦

竹吟風

哀松露

悲漢日

長清

短清

長側

短側 此四曲謂稽氏四弄多帖蔡邕五弄通為九大弄

登高引望

幽人折芳桂

悲風吟

隴頭

鳳遊春

神風操

望月操

雙飛操

霜鴻引

澗底松

岩前柱

秋風落葉

怡神詞

金丹熱

天女怨

華池宴

對竹吟

大胡茄十八拍 並蔡琰制

小胡茄十九拍 同上

別胡兒

憶胡兒

大塲砂

小砂塲

出塞

入塞

皇甫

竹林七賢

拜仙壇

碎玉斗

葉下聞蟬

明君

相如題柱

平戎操

楚澤寒秋 不傳金也

塞門積雪 不換玉也

越江吟

越奚吟

清夜吟

孤猿吟

寒山吟

三青若賀

看花面

月落本窓

石磬吟

對秋月

猿度壁澗

清江引

聖德頌

玉漏逢

泛虛州

思親吟

思友人

出山吟

楚歌

金雁操

晚角

邊城聞曉角

卞和泣玉

出塞吟慢角調

思鄉吟徵調

聞杜宇

丁生花鶴

祥明出洞

巫山神女

清風搖玉佩

伯牙憶子期

楚襄雲

虞姬羽調

無射商九弄九奏孤宴獨

吊三閭

獨醒

鶴舞松

鴻雁未賓

並淒涼調或云西涼調傳之於西涼府也

離騷九拍

右並下古琴弄名

據青雜說

宋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將軍屯淮東以遏虜衝虜勢漸避主將每遣小校將數隊回出遊奕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十人至六合縣西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旗幟不類虜人又不類官軍兼資躊躇未知所指其人馬行陣已出兼資之後另令下寨兼資遂儉所部隱身芦荻林中須臾有一人傳令曰狄林中有生人否一人應曰彼中有生人与吾不相關涉兼資聞有生人不相關涉之言而知其為鬼兵也乃免

曹出見守寨門官因再拜曰某大宋劉大尉下階白軍也不
知神兵自何道來其所征討為何事門者命報中軍須臾
中軍傳令召兼資入兼資入凡五門始至軍中一人而坐冠服
如天神一人西向形貌英毅髯鬚皆指天一人東向面兒亦俊
爽餘二三人分坐于左右皆金裝甲胃兼資再拜致辭未畢
西向者曰吾奉天符來助汝大尉官取必勝兼資再拜致謝
因問曰今日幸遇神將：兵相助敢請廟位神号廟坐者登
視不言西向者問曰此天蓬神至事也不与凡間通言汝不又
問兼資又再拜就西向者問曰大王又何神也荅曰云庵張迺
也指對坐者曰此唐許遠也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此雷万

春也此南霽雲也兼資少亦讀頗記張迺許遠事因再拜
頂礼曰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之節每正冠歛容羨其
英時豈期今日得瞻拜風來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迺史
有何疑兼資曰史言大王城守凡食三萬余人知果然否迺
曰有三而食不然也其所食者皆以死之人非生人也兼資
又曰史言張大王未受妾許大王未受奴以尊士知果然否
迺曰非生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孝虞姬綠珠効
死於吾前故自刎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
盖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顧見雷萬春面上止有
一缺何也万春曰當時實省六前而五省兇虜虜人相傳

謂吾面省六前不動吾亦當之度以揚声虜也須臾命酒餼
饌亦一人間之物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傳漏者報云天漸曉
矣迺謂兼資曰汝婦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然此虜
悖逆吾當斬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人引兼資出兼資
出至狄林呼其所部出至張許下寨之所以不復有人矣
不半月有免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禍皆如其
言兼資後累功至改使見令在京西多与士大夫言之
守節

建炎庚戌歲建州亮賊范汝為因飢荒哨聚至十余
万是時朝廷以边境多改未遑治討遂命本路官司姑
務招安為聽命遂領其徒出七州城名曰招安但不殺人
而已其劫人則帛掠人妻女常自若也州縣不能制次年
春有呂忠翊本閩西人变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
為賊徒所劫呂監女有十七八歲亦為所掠是時賊徒正
盛呂監不敢陳理委之而去汝為有族子范希周本土人
三舍間在李校曾試中工遊陷在賊中不能自脱年二
十六五歲猶未聚呂監之女為希周見其為官家女人
顏色清色情性和忍遂日合族告祖備礼冊為正室是
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日妾聞正
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迫其

勢必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不忍見君之死引道將自刎希周救之曰我陷在賊中豈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余則汝衣冠宦族與女虜劫在此為大不幸大軍將士皆是北人汝既是北人言語相合宛轉尋着親戚骨肉又是在生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不嫁人但恐為軍人相校所虜吾誓不再辱惟一死耳希周曰我万一漏網得逃殘年亦終身不娶以答汝今日之心光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辟呂監為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執不能免乃就一荒屋中自縊呂鑑巡視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父

方蘇具言其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鑑隨韓即歸臨安將命其女改適呂氏不肯父罵曰今嫁士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縣君不肯做尚戀為逆賊之妻不忍拋也呂氏曰彼民曰賊其實君子人也彼是讀書人但為其宗所逼不得以而從之他在賊中常與人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先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事二親亦多少快活何必嫁也紹興壬戌歲呂監為封州將領一日有廣州使州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適見于所上既去呂氏謂呂鑑曰適來者何人也呂鑑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呂鑑咲曰汝范家子死

于乱兵骨已朽矣彼自姓賀自与你范家子了無半毫相
惹汝道世間只有一个范家子邪吕氏為父所沮亦不敢復
言後半子賀承信又以賊事到豐州將領司事務繚繞未
得了畢復至吕監听事吕監時或延以酒食情契款孰吕
氏屢窺之知其為希固也乃情懇其父因飲酒熟問其
卿头其身賀羞愧向吕監曰某建州氏实姓范宗人范汝
為者叛逆之陷在賊中既而大軍來討城破奉黃旗招安
隨後降恐以賊之宗族一併誅夷遂改姓賀出就招安
後拚在岳承宣軍下收一楊公時公以南人便水常在前
鋒每戰之尤尽力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得与公解由

初任和州指使第二任合之麥監官當以關遠遂只受此
廣州指使吕監又問曰今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賀泣曰
在賊中時虜得一官員女為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
走逃且約苟存性命彼此無娶嫁後來又在信州尋得
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个之孀妻而已語訖悲泣
失声吕監感其恩義亦為泣下引人堂中見其女任數
日事畢結束奩具令随希固歸廣州後一年吕監解罷
迂道之廣州待希固任滿同赴臨安吕得淮上州鈴范得
淮上監稅官廣州有一兵官郝大夫嘗與余說其事

蓋商
厚德

項四郎秦州監商也商常敗自荆湖歸至太平

州中夜月明睡不着聞有一物觸舡項起視之有似一人遂
命梢子急救之乃一了鬢女子也十五六歲問其所事曰姓
徐本北人醴州寄居茲者父自辰倅解官奉家赴臨安至
此江中忽逢劫賊云驚墮水中附一踏道漂流至此父母想
皆遭賊乎矣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畜之為子婦遂令獨
寢此婦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厥妻曰吾等商賈人家止可取
農賈之家彼驕貴家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織布為村俗
人事那不如貨得百十千別與此男娶由是富家倡家競來
索買項曰彼一家遭難獨畜得餘生命既不畜為子婦寧
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人豈可更教他作倡女婢妾一生無

出倫耶其妻屢以為言至於喧呼項終不肯項隣里有一
金官人愛得醴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能針線遂親
見項求顧項執前言不肯金尉亦之不已女常呼項為阿
爹因為項曰兒愛阿爹厚恩死無以報阿爹許嫁我好人不
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看來亦是一個周旋底人又是
尉賊或能獲賊便能報仇無差遣在醴州亦可以到彼知得
家人存立項曰汝自意如此吾豈可固执但去後或有不足處不
干我事女曰此兒耳心情急也遂許之且戒金尉曰万一不如
意須嫁事一好人不要交失所金尉咲曰吾與四郎為隣居
豈不知云不他耶金尉問項所索項曰吾始者更要陪些奩

具嫁人今与官人既無結束豈復孀索也徐氏既歸金尉見其是女身又宦家其女又凡事曉了大称所望始名為意奴又改為意姐又以第行呼為七娘謂徐氏曰若得知汝家中分明當用汝為正室縱無分明亦不別娶也歲時往來頃家如親戚吾二年相挈赴安鄉任初到官即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官人昨日辰州通判替下奉家赴行在至今不曾歸不知得甚處差使也七娘意其父母必死但悲哀号哭不復思念後一年尉司獲一大劫盜因推勘次乃問其前後又曾在甚處劫掠甚人財物內有二人招曰曾在太平州劫一徐通判舡是時只有一梢子脚上中鎗舡

中人皆走舡尾去擔方得一擔笼出岸忽聞鑿鳴声恐是官軍來遂走散去並不曾傷人七娘聞之稍自安但未知的耗又一年金尉權一邑事有一過往徐倅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甚類其兄以去乃畜金尉說金尉乃具脫食召倅仕因問其父歷任經由倅仕曰北河北人流寓在此寄居數年自辰倅罢得鄂倅見今在岳州寄居金尉又問羅辰倅赴臨安日舟行步行呼倅仕曰舟行金尉又問曰舟行如何想無風波之恐倅仕曰不曾有風之恐只在太平遭一火劫財物無甚失但一小妹落水死累日尋尸不得因淚下金尉乃引倅仕入中堂兄妹相持大哭既而說双親長幼皆無恙又復

相尉當日將仕仕但問商人收得轉顧在金尉邊其詳息
及未契勘次日問金尉元買費已金當收贖以歸金尉咲曰
某与令妹有言約矣况今已有娠豈可復令嫁他人七娘乃
与阿兄說及頃四郎高義賢者當初如此時仕泣彼商賈
乃高見如此士大夫色重礼輕有不如也父母生汝不克有終
能終汝者項君也於是將仕歿書告其父母遂擇日告祖
成婚七娘登項像曰為生祠終身奉事

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消洒清潔皆一品器皿棹卓
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士人邵武軍人李氏在肆
前遇一旧知相引就茶肆相叙渴別之懷先有金數十兩別

為袋子擊於時腋間以防水火盜賊之虞時春月乍暖士人
因解卸衣服次置此金於茶卓之上未及收拾旧知招往
樊樓會飲遂忘計携出飲極歡夜深將滅灯火方始肖
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必不可根究遂息心更不去
詢問後數年李復過此肆因与同行者曰某往年在此
與曾失去一包金子自謂糧具凍餒不能得回家今日天与
之幸復能至此主人聞之進相揖曰官人說甚麼事李曰
三四年前曾在盛肆茶吸遺下一包金子是時以相知招飲
夜深方覺自知其不可尋遂一向歸安於下处更不會拜稟
主人徐思之官人彼時省毛衫在裏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

面坐者着皂披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似乎小人收得彼時亦遂皆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速於稠人廣衆中不可辯認遂為收取意官人必來取之不曾開覓得甚重想是黃白之物也官人但說得片數稱兩同即領取去李曰果收得吾當与你中分主人咲而不答茶肆上有一小棚樓主人捧小梯登樓李隨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失之物如傘扇衣服器皿之屬甚多各有標題曰公年公月公日公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即曰僧道婦人其雜色人則曰其人似商賈似官員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孰樓角尋得一小袱封結如故上標曰公年月日且官人所遺下隨相引下樓集中再問李

片數稱兩李曰計若干片若干兩主人開之与李所言相符即奉以付李分一半与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和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也李既知其不変但慚作失言加禮遜謝請上樊樓飲酒亦堅辭不往時茶肆中五十余十皆以手加額咨嗟嘆息謂世所罕見也識者謂伊尹之一介不取楊震之畏四知亦不過是惜乎名不附與國史附之亦卓行之流也命郡武車光澤縣烏州諸礼衣冠頗盛乃士人之宗族子縣高殿院之子元輔乃李氏親常与金具言其事

夫妻復
田約

京師孝感坊有刑知縣單推官並門居刑之
妻即單之娣也單有子名符即刑有女名春娘年齒
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挈刑家赴鄧州
順陽縣官單亦卒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日歸
成昏是冬戎寇大擾刑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
賣在金州倡家名揚玉春娘十歲時以能語孟詩書作小
詞至是倡姬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待晏能
將旧詞更改皆對有省模處玉為人作態容兒清秀華
惜開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詈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
重之單推渡江累遷至郎官與刑声跡不相聞紹興初符

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惟司戶見揚玉甚
慕之玉亦有意而未肯因司里而同司戶契分相投將与
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与司
理有旧司戶又每象前席於是司札置酒請司戶只點揚
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吐嘔偃息于本齋司理令
揚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歌所司戶靡美揚玉謂
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是一个名公布商但不可推究
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官族流落至此非雅姬所
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刑在
京師孝感坊居住幼年許与旧之子結婚父受鄧州順

揚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損命妻被入掠賣至此司
戶復問曰汝旧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旧姓單時是得
揚州推官其子名符即今不知存亡如何因大泣下司戶慰
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肯輕賤有
何不可玉曰妾問子女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
裙短衾啜椒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
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未有所處而未敢言
後一月司戶置酒回司里復招楊玉佐樽遂不復与婢狃
因好言正言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
偶無正室汝肯誰我乎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

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
知一言决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塵心乃發書告其父
初靖康之亂刑有第号四承務渡江歸臨安与單往來單
時在省為郎官乃使四務承具狀經朝廷徑送金州乞歸
良續旧婚符既下單又致書与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并單
書到緹金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式以勿泄次
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
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必使人探之
見尉司正鋪排開晏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邪然錯處
非一拍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捉候只通判二人酒半

席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荅曰妾一身皆判府之賜所謂先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扼持之謂曰雖然又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偶有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階蹠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之言不知其為過也乃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却將司理司戶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朝視事下文告翁媪之出其不意号哭而來曰妾汝十餘年用尽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外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象十年雖蒙汝恩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媪猶号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

擢出玉司戶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時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諸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必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外遂置上禮就會勝等謂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外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會為娣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外手曰娣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我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与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娣一步

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娣為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針線人娣得我為之則素相諳妾勝如生分人也春娘婦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來續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鵬邪敬當奉命已續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婦旧婦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邪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留之居一年李氏生男刑氏養為己子符即名飛英字騰實累金州慎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知義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薨罷俸奉祠寄居武陵刑李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說郛卷第三十八

綠珠傳一卷全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池秦象郡漢合蒲縣地庖武德初削平削銳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取白江為名州境為博白山博白江盤九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絕越俗以珠為上室生女為珠外生男為珠此綠珠之字

由此而稱普石崇為支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
別廬在河南金谷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單
製園舒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

明君指君之晉天地諱
改指為君

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凶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
指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入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
憐其遠嫁為作此歌崇之以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
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
流離遠馬悲旦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日已遠
遂造凶奴城述佇於穹廡加我閨於迎氏名珠類非所安
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為殺身良不易點

以苟生之亦可聊積思常憤盈急假飛鳥翼棄之以遐正
飛鴻不我顧佇在以屏營昔為匣中玉金為墓上英朝華
不足歡耳與秋草並傳與後世人遠嫁唯為情崇又製襖
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艷者千余人擇數十人汝飭一等使
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尤佩紫金為鳳凰叙結袖繞
楹而舞歎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患听佩声視叙色至声輕
者居前叙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趙王倫乱常賊類
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水婦人侍則使者以告崇
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
者曰君便服御則鹿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殼然

曰所愛不可得也秀目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致崇謂綠珠曰
我今為尔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於是墜
樓而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庚里迹狄
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諱有国色善吹笛後入
晋明帝宮中今句州有一派水自双角山出金榮州江呼為
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招君村招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
盖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双角山下耆老傳云及
此井者誕女必多美藪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
巨石鎮之近後雖有產女端研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
異者山水之使然招君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曰居易詩云

不取徃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
完具而為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
王媪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别有善笛女子短髮衫
具帶兒甚美与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徃亦
及酒太后顧謂而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奏作妹太后
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
声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楼下金谷千里年更不春
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与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
忌今有死不可及乱然事雖詭恠聊以解然噫石崇之破
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慚矣崇嘗刺荆州劫奪遠使臣

未商客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鳩鳥共為鳩毒之事有此
陰謀加以每邀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尽者使黃門斬
美人王丞相与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
強至于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現其变色已斬三人君子
曰禍福無門為人所召崇心不義華動杀人烏得無報
耶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珠非石崇無以显綠珠之名綠
珠之墜樓轉而之傳見之有真節者也比之于古則有因
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乱石
勒掠進賢浚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
徒公女胡羞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

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
盛有姿色時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
武丞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
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叙其怨詞
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買娉好此日可怜無復此時
可愛得人情君家潤閣未曾唯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
雄豪非分理驕矜勢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
面傷紅粉百年為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尽知之私為
承嗣家閹奴傳詩于烏娘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
汲出于衣中得詩鞭承閹奴諷吏羅賤知之以至承為悲

夫二子以姬愛示人揜表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受人以柄
易曰慢藏悔盜治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
妓者皆以綠珠為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弦
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泰云絳樹搖歌扇金
歌舞延開羅袖拂歸客苗歡醉玉盃江惔云綠珠御淚
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後已數百年矣詩人常詠之
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
其志烈凜一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
祿道高位亡人義之行壞返復之情莫四朝三唯利
是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為此傳非徒
述美麗室相源且懲懲或辜恩背義之類也李倫死
後十日趙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
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
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旌南陽生曰此乃假天
之報怨不然何裒夷之立見乎

梅妃傳一號金

梅妃姓江氏蒲田人父仲遜世為匠妃年九年能誦二南語
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
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
安大內文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

得妃視如塵五宮中亦自以為不及非能屬文自此謝女
嘗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益性喜梅所居
闌檻悉植數株上傍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商顧恣
花下不能去上以其妍好戲名梅妃有省蘭梨園梅
花鳳笛玻盃翦刀綺窓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
事上於兄弟間極第愛日從間燕必妃侍側上命破
橙往賜諸王至漢邪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
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竟當來火之上親往命
妃拽衣逐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特
寵如此后上与妃聞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吹白玉笛

作驚鴻舞一坐光輝聞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
木之戲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彝万乘自有憲法
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喜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
上無踈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止上以方英皇詔者謂廣
狹不類竊咲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竟為太真
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炷密以戲馬名
妃至翠華西閣叙旧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
曰妃子已留閣前當耐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
問梅精安在上曰在赤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
曰此女已放筭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不太

真大怒曰有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寫夜來何人侍陛下
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
駕曰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甚怒
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
上怒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
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惡情耳妃咲曰恐伴我則動肥
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禱高力士求詞司馬相如為長
門賦欲邀上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
自作樓東賦畧曰玉鑿塵生鳳奩香殄嫩婢鬢之巧梳間
縷衣之輕練苦寞寂於蕙宮但疑思乎蘭殿信標落之

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
春鳥啾樓樓黃昏芳听鳳吹而回首畢雲日暮芳封索
月而溢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旧遊長門深閉嗟青鸞
之信查循憶昔太液清波水先蕩浮笙歌賞燕陪從震
遊奏舞鸞之妙曲采登鷁之仙舟君情遺綉深叙綢繆誓
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柰何疾色庸爐氣冲奪
我之愛幸并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相夢看乎朦朧
度花朝与月夕盖嫩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柰世才
之至屬愁吟之未几已嚮動乎疎鍾宮長嘆而掩袂躊躕
步於樓東太真聞知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度詞宣言怨

聖顧賜死上默然方嶺表使婦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
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实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
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玳珠一斛出賜妃：不愛以詩付
使者曰為我進御曰杜葉奴眉久不描殘汝和淚污紅絹
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玳珠與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
令樂府度新声号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綠山上犯闕上
西幸太甚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香不可得上悲謂矣
火之後流落它處詔有得之者官二秩凡百万核訪不知
所在上又命方知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
進其益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

宸韶幸不御得天真霜綃虫似當時態爭柰驕波不領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昼寢髻鬢見妃隔竹間
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吹曰自陛下蒙臣妾死乱兵之手哀
妾者埋骨此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渾而寤登時令往太波
池奔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悞温泉湯池則有梅十余株豈在
是乎上自命駕令奔視終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有槽附
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其所傷脇下有刃痕上
自製文誅之以妃礼賜塋焉贊曰明皇自為各州別駕以
豪聞馳騁犬馬鄙社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
五十余年享天下之奉窮極奢侈子孫數百其閱万方俠

色中矣。悅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瘵困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為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不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老而恃恩，至一日，杀三子，如輕斷，嗟噫之命，奔竄為婦，變裂昏楊，四顧嬪嬙，斷之具，尽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盖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豪忽不差，是豈得要子之罪哉。漢與尊春秋諸孺，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迺出，盖古書歷久始傳者，極中金代，孟益美人妃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盖明皇失邦，外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持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斥也。此傳得自万卷，朱遵庶加大中二年七月初，書字亦美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与吊得此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楊太真外傳

二身全

唐樂史

唐史官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在導江縣前。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璪。加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歸於壽邸。

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
邨度為女道士号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宝四載七月冊左
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邨是月於鳳凰園內太真宮
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後復用進見之曰奏霓裳羽衣
曲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犀紫磨金琢成步
搖至汝閣親与挿髮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
如得至宝也乃製曲子曰得宝子又曰得靴方孔子先是
開元初玄宗又武惠妃王皇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
寵傾後官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妃無得与惠妃比二
十一年十一月惠妃有即立後建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

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有宠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頰
修整工於雪浪巧會告趣每入宮中侈畧方出官中呼
貴妃為外子礼数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
太守女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京国
夫人叔玄珪為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到拜為侍
郎兼教如使兄銛又居朝廷列空第綺尚太華公主是
武惠妃生以母見過：与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
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
僮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為范陽節度恩遇罪
深上呼之為兒嘗与便殿与貴妃同晏樂祿山每就坐不

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咲而赦之又命楊銛而下約祿山為兄弟妹往來必相宴戲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奉勅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服及司農米面酒饌百餘車諸嬖及銛初則俱相娶哭及息賜浸廣御饌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苦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以太華宅以入乃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两市雜戲

以娛貴妃貴妃諸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剋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中封大侯為韓國夫人三侯為魏國夫人八侯為秦國夫人同日發命皆月給帑十萬為脂粉之資然魏國不施汝粉自街羨艷常素面朝夫當時杜甫有詩云魏國夫人承主目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澹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魏國照夜璣秦國七乘寇國中鏢子帳蓋帑伐之殄其息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寺大夫鴻臚卿將列祭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中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撲從照耀京色遮相誇尚每造

一堂費於千万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
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方外進獻皆頒賜五色開元
以來豪貴榮盛未之此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
則力士仗纒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樓器
物又數百十供生日反時節度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
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
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它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
擢為戶部侍九載二月上旧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
處且聞妃子無何竊寧王子玉笛吹故詩人張佑詩云梨花
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温多

與中貴人善因忠悞請計於温遂入奏曰妃婦人無知識
忤聖顏罪當死親嘗蒙恩宥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
一席之地使其執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
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它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
罪合万死無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皮膚是父母所
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翦髮一縷附韜光以獻
妃既出上撫然至是韜光以髮搭與眉上以奏上大驚惋妃
使力士執君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因忠遙領劔南節度
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於廣寧公主騎從爭西
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程昌裔

扶公主因系柱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
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
為之側目故當時諺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
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
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時教坊有王大外善戴百尺尺竿上施
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刘
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十歲慧悞过人上召於樓中貴
妃坐於席上為施粉黛与之中櫛貴妃令咏王大外戴竿
晏應声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謂誰
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省人上与妃及嬪御皆歡咲移

時声聞于外因命牙笏黃文袍賜之上又晏諸王于木
蘭殿時木蘭花并皇親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
曲天顏大悅方知回靈流風可以回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
乃製紫雲曲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二曲既成遂賜宜春
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蛮善舞
上与妃子鍾念因而變馬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玉吹玉
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其方嚮李龟年感篋張野
狐空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畢常時唯妃女第
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罢上戲曰阿瞞樂藉今日幸得供
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危天子阿嬖無不用耶

遂出三百万為一局為樂樂皆非世有才者奏而清
風習、声出天表妃人琵琶邏迦檀寺人白季真使蜀还
献其木温潤如玉光輝可鑒有金樓紅文感戲成双鳳
絃乃未阿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綠水蚕絲也光莹如
头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綠水進三百事管色俱
用媚玉為之珠玉郡王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
一曲徹廣有献遺妃子是日問阿蛮曰尔負無可献師長待
我為尔与命侍見紅堯取紅粟王臂之賜阿蛮妃善髻
髻拊搏之音冷、然多新声蛮太常梨园之技莫能及
之上命探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簾八流蘇之屬以金

鈿珠翠飾之鑄金為二獅子以為跌綵繪辱麗一時
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数本
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
会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從輦詔選梨园第
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檀板
押采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生焉用旧藥詞
為遷命龜年持金花牋宜賜翰林李士李白立進清
平樂詩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授畢賦之第一首雲
想衣裳花相容春風拂藍露華農若非群玉山
頭見会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

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以可憐飛燕倚新妝第三
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沉香亭北倚蘭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詞
調撫詩竹遂促龍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涼州蒲萄
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機則上
自是故李翰林尤異於他李士會力士終有脫靴為恥異
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
翻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李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
燕指妃慚之甚矣妃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
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妃子

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婦人
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翫帝
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宝被風臺間以
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則任風吹多少盖吹
微有脫也故上有此語戲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按前古上
曰我終弄你便欲嗔呼憶有一屏合在待訪得以賜尔
屏風乃紅霓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
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東宝雜廁而成水精為地外
以玳瑁水屏為押絡以珍珠瑟間綴精妙殆非人力
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乎真現

初滅胡与肖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為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

高樓上未及時歸國中曰午偃息樓上至床現屏風在焉絲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床前各通所号曰裂繒入也定陶人也穹炉人也當炉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吾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公無奴返查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云人也董双成也為姻連其声以媚之妃人也益眉人也吹簫人也咲嬖人也許飛甍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来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人也國中虫開目立歷見之而身侷不能動口不能發身

声諸士各以物列坐俄有織腰妓入近十余輩日楚章華踏証娘也迺連臂而歌曰三采芙蓉是秋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三三妓有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叙云綽約華太弓身玉肌俄而逝為本燕云將呈乞二復滯屏上國忠方醒惶惧甚处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作乱後其物由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宝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邇於宮中種柑子樹数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余顆乃与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幸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

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
時則珠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
之有華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濟被草
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外江之珍果為禁中之佳實
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雕庭云云乃願
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与妃子互相持玩上曰此果似知
人意笑与卿固同一体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今益蜀傳
之於后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
故每歲馳駟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
不能知也上与妃采戲將此為重四時敗為勝連叱之骰子

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排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
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
語雪衣女昨夜夢為鸚鵡鳥所傳上命妃授以多心經
紀誦精熟後上与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女輦竿上
同去瞥有鷹至轉之而斃上与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
呼為鸚鵡家文趾負龍腦香有蟬 蚕之狀五十枚波斯言
老九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端九腦賜妃十枚妃私奔
明施使明施使腹下有毛
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聖旨遺祿山金平腕
釧具玉合金平腕鉄面枕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為相帶四
十金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迎和群主又拜銀青光祿

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
書少監鑑尚承榮群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群主三夫人十三載
重贈玄琰太尉裔國公母重封果國夫人官為造廟御碑及
書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公婿祕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
妃魏國男裝微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為讓帝男妻秦國
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正公主上每
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帝今冬還宮闕去即与妃同輦華清有端
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浴之室因忠賜
弟在宮東門之南魏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
幸其弟必過五家賞賜晏樂扈從入時每家為一隊着

一色衣五家賞賜相狀如百花之煥斧遣鈿墜寫琴、珠翠
繫於路岐可鞠曾有人俯身一規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
馬千余頭足以劔南旌節器仗前馳出有餞飲還有歇脚遠
近餉遺玃玩狗馬閭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先死魏
國韓國又与國忠亂馬畧無遺核每入朝謁國忠与韓魏
聯轡鞭聚馬以為諧謔從官燈姬百余騎秉燭如昼鮮波
衫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現者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
男女婚嫁皆資韓魏分給每人納一千头上乃許之十四載
六月十一日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唐小部者梨
園法部所置凡三十皆十五以下於是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

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
十月祿山返幽凌以誅國忠為名咸言國忠魏國貴妃三罪莫
敢上聞止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大懼
婦謂妹曰我子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子併命
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却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撞闕
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
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
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誡天下軍士曰念之矣公吐蕃和好
伏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
乃圍驛四合未因忠并男暄等國忠曰名劉本張易之子也

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
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怨張氏絕嗣乃置女奴躡珠于樓復辟上
中遂有震而生國忠後嫁與楊氏乃出驛門勞六軍不
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
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
斷一本云賊根犹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門內
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歎首而立聖情昏
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錡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
國家多巡上人行宮撫妃子出入所門至馬道北墻而別之使
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

忠死無限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度生力士遂縊于
佛堂前之梨樹下繞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号數息使
力士曰与我祭之祭後六軍常未解圍以繡衾覆林置驛亭
中勅玄礼尋入驛視之玄礼臺其首知其死曰是矣曰而
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
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勰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
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款幸
号国夫人之宅玄礼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為之迴
轡他年在華清宮適上元款夜遊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曠野須有預
備若款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鬼之誅皆是敢

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假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巫閼馬不
歸若非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即薊門之
士而來巫閼馬不歸哥野舒之敵童閼也若逢山下鬼鬼字
即馬鬼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
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群天宝末京
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群隨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
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鬼之
死數日嘆惋虽林甫养育之固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
號国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国忠誅問至縣令薛景先仙吏人追之
走入竹林下以為賊軍至號国先其男徽次杀其女国忠妻裴柔曰

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杀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
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余步
道北楊樹下上發馬鬼行至扶風道傍有花寺畔見右楠樹圓圓
愛玩之因呼為端正樹蓋有所息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
棧雨中道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為雨霖
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还使
祭之後歎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日龍
武將士以揚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妃將士疑懼肅
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它所妃之初瘞以紫綳
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又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

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益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
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闌南望烟月滿月上因
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塞外征人殊未还歌歇聞里忠隱如
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旧人乎遲明為我訪來翌日
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与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与妃
侍者紅氍在焉歌凉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視御玉笛為之
倚曲三罢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凉州畱傳者益加焉
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旧人上於望京樓下命
張野狐奏雨林鈴曲三半上四領淒涼不覓流涕左右亦為感
傷新豐有女伶謝何蛮善舞凌波曲旧出入宮禁貴妃厚

焉是日詔令舞罢阿蛮因進金粟裘臂農曰此貴妃所賜
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宝一紫金帶一
紅王交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王交賜妃子後高
麗知此宝歸我乃上言本国因失此宝風雨愆時民离兵弱朕
尋以為得此不足為貴乃命还其紫金帶唯此不还汝既得
之於妃子朕今再觀之但具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二年
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与親王棋令臣独弹琵琶貴妃立
於局前觀之上教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国徧子上局乱之上大
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竟滿身
香氣乃卸頭憤貯於錦囊中今趣進所貯僕頭上皇發囊且

曰此瑞氣龍腦香吾曾施於煖池玉蓮朵再幸上有香氣宛
然况乎絲綉潤膩之物哉遂凄愴不已自是聖懷取之但吟
刺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与真同須臾舞罢案無事还似
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揚通出自蜀来知上皇念貴妃自云有李
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致又能
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
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伯至西廂下有洞戶
東向闔其門額書曰玉妃大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双鬟童
女出應問方士進次未敢言双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
其所從來方士因称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

請少待之踰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悅紫綃佩
紅玉曳鳳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氏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
十四載已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
者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旧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
足碧衣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問于他人
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
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保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
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
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訖執手事各嗚咽此独君
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

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和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
人間幸為自愛無自苦耳使者还不奏太上皇心震悼
及至移入太内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
皇后進嬰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
声有双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
吾奉上帝所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
耳笛非耳所宝可送大赦大赦代宗小字即令具蕩沐我若就
忱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昇駭而視之已崩矣妃
之死日馬嵬媼得錦初鞞一隻相傳过客一玩百錢前
後獲尔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万機常以大臣

接對拘檢難狗私歆自得李林甫一以委誠故絕送
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為恥由林甫之贊成
矣乘輿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
独流四海皆因忠之君禍也史臣曰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
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
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
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重編燕百錄 三身

宋王易

清寧四年戊戌歲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旬往西北
約二百十余里地名永吳旬汁柴用之礼於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園

内宿泊於二日先於契用官内揀選九人每戎主身村一般大小者各
賜戎主所着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許別人
知覓於當夜子時与戎主共十人相離出小禁園入大禁園
内分頭各入一帳每帳内只有蠟燭一条椅子一隻並無一
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契用大人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
膺莫語提恩天寺也若提認得戎主者宣賜牛羊駝馬各一千當
日宋國大王戎主親弟於第八帳内捉認得戎主番儀須
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其宋國大王却言道你的的是皇帝
如此往來番与三遍戎主方始言是便是出帳來着箱内番
儀衣服畢次第行礼先望日四拜七祖殿次拜木葉山神次

拜金神次用太后次拜赤妣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紫籠受
冊次入黑龍殿受賀當日行礼畢与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園却
入小禁園内与近上番儀臣寮夜宴至三更退四日歇泊五
日却來靴甸受南朝礼物小禁園在大禁園外東北角内有
毡帳二十三座大禁園每一面長一百一十步内有毡帳十座黑毡
兵帳七座大小園外有契冊兵甲一万人各執鎗刃旗鼓弓箭
等旗上錯成番書册字莫語正
軍子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
景宗聖宗吳宗也赤娘子者番語謂之掠胡與俗傳是
陰山七騎所得黃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其族類其形木彫彩
瘠常時於木葉山庙内安置每一新戒主行柴冊礼時於庙内

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庙七祖眷屬七人俱是木人首
紅錦衣赤於木葉山庙内取到柴籠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皮
榆柴疊就上安黑漆木檀三層壇上安御帳當戎主其坐
中下有契冊臣僚三百余人

生產 皇后生產如過八月先起見無量壽道場逐日行香
禮拜一月与我主各帳寢預先造團自毡帳四十九座内一座
最大徑圍七十二尺皇后欲覓產時道場内先燒香望日
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帳内其四十八座小帳於大帳周圍着
故每帳各用有角羊一口以人紐羊角候皇后欲產時令諸
小帳内人等一時用力紐羊角其声俱發内外人語不辨番云

此羊代皇后忍痛之声也仍以契用翰林院使抹却眼抱皇后
胸穩婆是燕京高夫人其皇后用甘草苗代捍草臥之若生
兒時才產了戎主、着紅衣服於前帳內動番樂与近上契
用臣僚飲酒皇后即眼調酥杏油半盞如生女時戎主着皂
衣動漢樂与近上漢兒臣僚飲酒皇后即服黑豆湯調鹽
三分其角羊差人收放不得宰殺直至自斃皇后至第九日
却歸戎主帳其余契用婦人產時亦望日番拜八拜候入帳
內以手帕子抹却契用匠人眼抱婦人腦卧甘草苗若生兒
時其夫面塗蓬子胭脂產母亦服酥調杏其蓬子八月收
以麤布絞汁用時以浸布水塗面番服人時常亦用作汝飾
或生女時面塗突黑產母亦眼黑豆湯調番言用此二物塗面
時宜男女貧者不具此化銀牌有三道上戎主及契用匠廢母
年取祈降雪戎主太后嚏噴時但是近位番漢臣寮等並
齊道詔覓離漢語方歲也契用如見月蝕當夜各備酒饌
相賀戎主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既尽望日唾之仍背日坐
戎主及契用匠每聞霹靂声各相釣中脂只作喚雀声以
為穰厭也

戎主及契用匠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
九下口道神不克七声漢語鬼風也以穰厭

凡兵馬應是漢兵多以得勝或必勝二字為号諸番兵以

蕃珂忍為弓彘語龍虎二字也

銀牌有三道

上是蕃本朕字

用金鍍銀或見在內侍左承宣宋璘

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於戎主前呈封一遍或有緊急事宜

用此牌帶頂上走馬於南北大王處抽發兵馬余事即不用之

戎主太后寢帳內事不論大小若傳播出外捉獲者其元傳

播人處死接聲傳播人決沙袋五百

契丹盜衣服錢絹諸物捉獲贓重或累倍估計價錢每五

百貫文決沙袋一下累至一百五十文沙袋五百配役五年若

更有八十貫文打骨髀一下至骨髀五下已上更有八時

四時柰鉢春柰鉢多餘於長春州東北三千里就爍甸住坐

夏柰鉢多餘於永安山住坐秋柰鉢無定止冬柰鉢多在鞠甸

坐所謂柰鉢者戎主所至處也

異聞 三言

宋何先 字履謙四明人

兜離國

周宗畚字本之世家安吉之烏程蚤歲以筆力自備

遊李處郡至天台適報息長老了清有同里之好力田憇肖等

時嘉熙丁酉仲夏也嘗以是年八月六日因事出城北歸薄暮

足倦神憊急呼整榻布寢恍惚間聞有車輪声以簷外

末周亟起迎之見一使者躍馬而至車声踵其後周方愕視

使者遽前起周曰大王奉召周且疑且辭使者曰大王久欽

譽如覲覲光儀故遣一介致卑詞安車聘光及席待賢之

意不越於此先輩其可恋守株之旧循墻之避乎周謙士也不
竟汗背請唯其命於是乘車而征使者前道守其行甚疾
路亦不惡道旁畧無人舍約十里許忽睹層閣復道朱甍翠
瓦城堞突兀草木葱蘢揭扁額其上曰兜離園入門數十步
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輩下車周曰某山野草萊終日書案
鳴珮曳履夢想所不到上因不以謗陋賜之聘召深恐步
燮蹠取戾朝儀願使者先有以教之使者徐應曰且安心但
見綠衢紫陌香塵袞塗謳里味喜見顏色周頗自安松
謂此又樂地始得終老於此不猶愈於粥魚看鼓荒諒肖寺
之居于頃刻間已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延英使者對揖而別

甫轉首一丈夫金章紫綬立館又皇甫湜小吏持御狀前白周
視之上題昌化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湜小吏揖容入各叙起
居竟始欲解袋磅礴俄報宮闈已啓周整束冠裳從知
館而去曉色猶暄殘月耿々旋題間王闕聳峙輪奐共變
目不禁視圭冕交錯雜还而進遙望九陞上惟悞粲爛座中
設百官以次左右行列有報班前者王御正衙宰弼叙聖
躬万福王亦致荅余各拜舞忽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引
周獨立殿下傳王旨曰寡人濫承先緒涼德是愧持盈守
成自古所具樂得賢者相面回聞卿季術又富意甚嘉之
周曰臣疵賤余生不孝無以殿下誤加采錄使者親銜王命

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遭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賢得卿如休泉甘露尉悅可勝為少留共扶國事周叙謝方耳欲措詞而吏報班退即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審可特授文籍監丞日赴堂預議仍賜第一所俄有從吏數十名姬不下十余輩雍周入一宅華華麗奇巧服御先生周入居其中即日視事同寮各持御狀互賀自此晚則謁王午則入都堂與議一國之事皆參決馬暮則回第荏苒約半載官况益美忽一日報相國木槩子齡病王召周而問日子齡相國二十年矣政事粗率倘一疾不許何人代周曰知臣莫若君王曰寡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位俄報右丞屈

曲槩拜相國事槩性陰懷貪污宇倫一聞勅下人皆側目周聞之驚甚即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凌亂有源自昔英君誼辟不以治為可喜而常以亂為憂何則治亂之分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政未足以杜百小人之姦一小人之謀深足以干百君子之正君子之用意用也善其為政也明白洞達其事可行其言可覆小人則異是豺軀麟角羊質虎皮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及目而相噬此堯之所以誅四凶成王之所以統管蔡史臣直筆不以四凶之罰為甚管蔡之譴為過蓋其人天怒神怒摧折已脫使尚佚其辜將自速於禍矣然則成姦穿惡刻不忘大治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谷

織茅必除辟彼長隄寸罅必塞所謂植治之階凌亂之源係乎人君周舍之頃一穽不容間爾殿下以聖神之姿守泰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隆之寄旁掇蘭蒞以贊熙洽之期四民均安百世允賴今天下整遺大老故相周大契子齡未就衰年遽終奇恙殿下更召耆俊親試登庸於進退間治亂由別豈意私泥並緣乘間竊窬欲以一國之事付之佞人曲屈槩之手槩何如其人也蠱毒百端狐眉万狀內藉宮掖之援外滯溪壑之求昔典戶曹攫金珠如竈傑嘗領郡寄視版藉如家毡上恩隆寬猶為涵覆綴班宰府叨逾已甚索餐公鍊顏不知羞相鼎斬虛顧乃歸之掌握此槩之

平昔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一旦而得之將使吐胸中之陰蹤詭狀尽肘後之庸方末之上以誤殿下以誤蒼生宗社生灵始有不忍言之禍矣且相國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宗祖之相位也任之匪人亂源立見根本既仆枝葉從之勅下之日士為廢書商為罷市殿下聞手否乎使其聞而不為動心則一國之事去矣臣所以激、為殿下告者猶其未聞而趣為返汗也臣易國書生早承眷遇不恤肝腦敢布復心惟殿下采擇取進旨書上附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輒以右丞為佞人多見其不知量遣使者召對時王御紫林閣周入王怒色未霽叱曰卿踈踐下士何得輒議吾大臣

貫尔一死放卿東歸周對曰某年退固冥歸則何所王嘆曰卿本世上人何不思歸周因大誤涕泣交下願乞骸骨而歸王曰卿豈為狂悖亦不甚還惡後十八年歲班文更當召卿顧公勝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歸日首開其一余或遇難次第啓視周再拜泣謝而出宮門有匹馬二卒迎曰請監丞上馬周曰我欲回賜第取衣服卒曰奉朝旨不許周頗怏快匹馬趣行出城門見向使者迎訣曰不意監丞事業止此揖而退遂指來途而返路人皆叩馬而嘆曰忠臣而矣如國事亦有焚香酌水而送別者少頃至台城過報恩寺門周即下馬入齋房顧已身偃卧榻上

周驚曰吾其死矣忽有乎周姓名者欲為諾間則已警語時約玉鼓孤灯猶照東壁小豎鼻息如雷鳴恍然而起視神間玉合儼存因啓其一內有墨迹如鮮題曰人生無百年世事一如夢可往衡山中峯尋五官子問之周歷歷盡記染筆亟識其顛末及曉訪了清言即往衡嶽訪異人清堅留不可周出所書以示之呼童携宗而去迄今不知其存否了清錄其所書如此安

碧瀾堂 吉碧蘭堂素有奇恠郡士晁子芝嘗与客游眺彼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平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

水天日莫風無力斷雲影裏芦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西鬢
消之叙玉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淫獄 四明定海孫留氏婦病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見
獄掾曰尔姓是甚留氏婦曰陳留之力留掾相顧曰幾錯事遂
遣氏使送回過一冥司土末盛與婦扣使者此何所也使者嘆
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冥司新建淫獄專以鍛鍊罪
人耳尔婦進相驚告切須省節且毋違姦通事自取其
孽手呼可傷哉婦人既寤徧以告人

續骰說一

宋朱弁号

聘游子

予居東里或有示予晁無咎骰說二自其大槩多論樂府

歌詞皆近世人所謂也予不自揆亦速所見聞以貽好事名
之曰續骰說信筆而書無有論次豈可彷彿前輩施
諸尊俎祇可為掀髯捧腹之具壬戌六年辛巳聘游子叙
女員之識 政和中表掬為教坊判官製撰文字一日為蔡
京撰傳言女詞有淺淡梳妝愛孝女真梳掠之語上見之索
筆改女真二字為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於女真盟與
海上矣而中外未知帝惡其語故竄易之也

都下元宵觀遊之甚前人或於歌語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
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闐五晝夜不止每出必穿日力
盡夜漏乃始还家往不及小憇雖含醞溢疲思亦不暇寤皆

相呼理殘粧而速客者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
髻鬢參挿如蛾蟬蜂蝶雪柳玉梅灯毬裊滿頭其名件甚多
不知起何時而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帽落
宮華衣惹御香鳳輦往來初過鶴降詔飛龍擎燭戲瑞門
万枝灯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閒坐任狂遊更許傍禁
街不局金瓚玉樓人暗中擲果殊廢下笑有春衫裊娜素
俄遠釵輕蟬撲髻垂柳絲梅朶夜闌飲散但瀛得
翠翹双髻醉歸來又重向曉梳果此詞雖非絕唱然
句句皆是實事亦前人所未嘗道者良可喜也
士氣 一身之盛衰在乎元氣天下治亂在乎士氣元氣壯

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建安強故善養生者使元氣
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阻欲元氣不耗則必調衣食以助
之而咽喉者所以納受飲食也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土蔽
以達遠近雖殊治道無二

文章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
也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放易象論然則文章自六經
出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傳而時自為變態劉夢得与
柳子厚論平淮西碑云若在我乎當季在傳蓋欲如左氏
叙謀帥事而為之也不有所法不足名文章相如美人本
如好色退之送竇出於逐貧杜牧之晚晴蓋小国歐公黃

陽實則枯樹其它往之而是未可以際奉也秉筆者詎可易也

參寥子 參寥子者妙慈大師曇潛也俗姓王氏杭州錢塘縣人幼不如葦父母听出家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為比丘受其戒於内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為詩秦少游与之有交許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和風獵獵弄輕柔欵立蜻蜒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乱汀洲東坡一見為馬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影寫盖不独宝其畫也東坡守彭城叅寮嘗往見之在坡座賦詩援筆立成一座嘆服坡道官

奴馬時之索詩參寥咲作絕句有禪心以作沾泥絮之語坡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為此老而先可惜也住西湖智果院坡南廷素不快者招詩語謂有刺譏得罪反初服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為翰林李士言其非辜詔復祝髮紫方袍師号如姑蘇黃門每称曰此釋子詩無點蔬荀氣其体制絕以儲光曦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欵集其詩序之竟不果而卒參寥宗寧未歸老江湖既示寂其法僧孫法穎以其集行於世然詩又有不傳者

齊吳均為文多慷慨軍旅之意梁武帝圍臺城朝廷問外禦之計均忙惧不知所答但云愚意願速降為上

洛陽城南市即隨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執斃棺中有平墳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矢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李人弓為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人稱為五經筭宜改倉為人物志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為不悞更徐拭而啗之

武衛將軍秦叔保晚年多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二百余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患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揚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克於駱陽駝馬頤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駝馬牽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于殿廷以旌異之太宗將賜鄒公嬰批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巴陵王物稱餉遂從之

太宗嘗出行有事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五善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身三命名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募為梯有首者城中矢石如雨而競為先登英公指為中書舍人許敬宗此人豈不健敬宗曰健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晉謝靈運髮頰美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聞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也